神仙感遇傳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神仙感遇傳
作者：杜光庭

本作品收錄於《正统道藏》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仙

卷一

王杲

王杲者，湘南人也。其家近王喬觀，跡古所造，殿宇臺閣，功用甚奇，而歲久荒棘，漸欲隳壞。杲每疚心，而無力崇葺，唯祀像設，使耕農稍贍，必旋議修營。其家牧童於觀側牧牛，見一村夫，黃赤而短髮，力壯於常人，好與之戲。或較力焉，牧童多不勝。常伺牧童來，即與之遊狎。杲或責其歸晚，因話其由。杲曰： 「若是鬼怪，身冷而輕。」童曰：「此體冷而重，少語行遲。」杲曰：「明日復去，當隨而伺之。但與其效力，吾將助汝擒之。」明日牧童復往，此人亦來，因效力，而杲共仆之，乃金人也。舁歸甚輕，至家乃重及數千斤，背上文曰：「修觀之外，以答王杲。」杲乃貨金修觀，數年而畢。王杲子孫，至今巨富也。

吉宗老

吉宗老者，豫章道士也。巡遊名山，訪師涉學，而未有所得。大中二年戊辰，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，弊衣冒風雪甚急，忽見其來，投觀中，與之對室而宿。既暝，無燈燭，雪又甚。忽見室內有光，自隙而窺之，見無燈燭而明，唯以小葫蘆中出衾被、帷幄、細褥、器用、陳設、服玩，無所不有。宗老知其異，扣門謁之，道士不應而寢，光亦尋滅。宗老乃坐其門外，一夕守之，冀天曉之後，聊得一見。及曉，推其門，已失所在。宗老剞

心責己，周遊天下，以訪求焉。

何道璋

何道璋者，閩州天目山道士也。修奉精勤，遠近所敬。其香燈齋醮，所得財施，皆以崇葺觀宇，興置像設。雖荒壇壞殿，玄門古跡，必力而創之。如此者多矣。天目觀為野火所焚，屋宇略盡。躬持畚鍤五六年，而樓殿鼎新矣。天目東有峻崖，上倚枯樹，樹下往往有光。道璋將植松檜，伐其枯枿，崖石隨墜。中有嵌穴，得上清古經七十餘卷，丹墨文篆一如新製，而方事締構，未暇閔覽。有道士從而借之，欲潛將去，忽然風雨暝暝而失其經。既失之後，無復知其所在。

謝貞

謝貞者，臨邛工人也。善汙墁，而用意精確。嘗煦工修泥鶴鳴觀上清宮，宮即天師在蜀時所製。貞研精盡意，墁飾用密。忽見道士引二從者觀焉，神彩異常，身長九尺，自門而入，謂貞曰：「山中難值修葺，頗愧用心。」以手畫地，作一符，令再三審記，曰：「此後有疾者，雖千里之外，符必效。勿多取錢，可資家而已。」貞記其符，行之極效，大獲金帛，而家業豐焉。

李岌

李岌者，桂州人也。采樵，歇於大樹下，見樹枝間有一卷書。取而看之，或有識者，皆鬼神之名。讀其名字，鬼神隨應之。父母異其事，潛抄不識字，辯之於人也，然後遍能自讀。呼鬼神姓名，一一皆應，遂能役使鬼神，隱形藏影，或步行水上，或喝水逆流，變化萬端，無所不可。人或疑其幻化，欲擒之於官，乃曰：「我自法戲，不擾於人，何為怪也？」復隱居陽朔山修道，至今猶在。

葉遷韶

葉遷韶者，信州人也。幼年采樵，避雨於大樹下，忽見雷公為柎枝所夾，奮飛不得。柎枝雷霹後卻合，遷韶為取石楔開枝間，然後得去，仍愧謝之曰：「約來日，卻至此可也。」如其言，明日復至樹下，雷公亦來，以墨篆一卷與之曰：「此行之可以致雷雨，祛疾苦，立功救人也。我兄弟五人，要雷聲，喚『雷大』、 『雷二』，必即相應。然雷五性

剛躁，無危急之事，不可喚之。」自是行符致雨，咸有殊效。嘗於吉州市中醉，太守擒而責之，欲加淩辱。遷韶於階下大呼「雷五」 一聲，時中旱，日光猛熾，便震霹靂一聲，人皆顛沛。太守下階禮接之，請為致雨。信宿大霪，雨澤遂足。因為遠近所傳。遊滑州時，方久雨，黃河泛，官吏被水，為勞忘其寢。遷韶以鐵紮長二尺，作一符，立於河岸之上。水湧溢，堆阜之形，而沿河流下，不敢出其符外。人見墊溺，於今傳之。人有疾請符，不擇筆墨，書而授之，皆得其效。多在江浙間周遊，好啗葷腥，不修道行。後不知所之。

牟羽賓

牟羽賓者，成都洛帶人也。家貧，煦力於市。一旦，有少年道士立於路中，見而問之曰：「我有衣擔，要求一人力送之入成都，可乎！」羽賓許之，遂行至大東市北街。日方辰巳間，道流謂之曰：「日既未午，此不能住，徑往山中矣。」又隨其行，稍晚，已到青城山門，自神廟入竹林中，有小屋十許間。道流自開鎖鑰入內，房宇清潔，而別無人居。令其廟中取火，道流於籬落間采掇野菜，烹而與吃，乃曰：「不欲留宿此，欲遣去，又無錢。有一冊子與之。」開其數頁，見有文字云：「此方可以變髭髮。依方合之，可終身衣食，必有所遇。」既而出山，及施婆店，乃夜計其道途，自早及暮二百餘里。羽賓依方製藥，行之甚效。相國燕公在蜀，召見之，乃與冠帔，改名羽賓。其冊子內止於一首方，無復他字，其方亦無傳得者。

于滿川

于滿川者，是成都樂官也。其所居鄰里闕水，有一老叟常擔水以供數家久矣。忽三月三日，滿川於學射山至真觀看蠶市，見賣水老人，與之語，云：「居在側近。」相引蠶市看訖，即邀滿川過其家。入棿竹徑，歷渠塹，可十里許，即見門宇殿閣，人物喧闐，有像設圖繪，若宮觀焉。引至大廚中，人亦甚眾，失老叟所在。問人，乃葛貴化廚中矣，云來日蠶市，方營設大齋。頃刻之間，已十日矣。齋水老叟自此亦不復來。

侯天師

侯天師者，九隴木頭市人也。因蠶市，於葛貴化誤損一客，道流衣擔，驚懼異常。道流殊不為怪，乃授一道符云：「依此書之，可理眾疾，以資終身衣食也。」依而行之，至今彌效。初時云「天師符」也，今人號之為「侯天師」焉。

韓氏女

韓氏女者，雒縣真多化人也。劉辟據成都府，天軍西討，兵士將及於真多市，士庶奔進，竄於草莽中。女十五六歲，其家力足，亦未慣徒步遠涉，乃投真多觀中。於殿東大廚內，有童子引入其門，見年少女官數人，窗下奕棋。既令引見，老大女官一人謂之曰：「不慣驚恐，但安心看棋。」如是良久，與之飯饌，訖，曰：「恐其家憂之，可令歸去也。」復令童子引至其家，已三日矣。韓氏乃大修觀宇，崇嚴像設，以報其恩焉。

王睿

進士王睿，漁經獵史之士也。孜孜矻矻，窮古人之所未窮，得先儒之所未得。著《炙轂子》三十卷，六經得失、史冊差謬，未有不針其膏而藥肓矣。所著有《二鍾》之篇，《擇喻》之說，則古人高識酒鑒之士有所不違焉。嗜酒自娛，不拘於俗，酣暢之外，必切磋義府，研核詞樞，亦猶劉闌之詬誚古人矣。然其咀吸風露，呼嚼嵐霞，因亦成疹，積年苦冷而莫能愈。遊宴中道，逢櫻杖棕笠者，鶴貌高古，異諸其儕，名曰希道，笑謂之曰：「少年有三感之累耶？何若瘠若斯？」辭以不然，道曰：「疾可愈也。餘雖釋侶，有爐鼎之功，何疾之不除也。」睿委質以師之，齋於漳水之濱。三日而授其訣曰：「木津天魂，金液地魄。坎離運行寬無成，金木有數秦晉合。宜近效六旬，遠期三載爾。」歌曰：「魄微入魂牝牡結，陽呴陰滋神鬼滅。千歌萬讚皆未決，古往今來日月。」受而製焉，餌之周星，疹且瘳。乃隱晦自處，佯狂混時。年八十矣，殆於彭山道中，識者瘞之。無幾，又在成都市。常寓止樂溫縣，時摯獸結尾，為害尤甚，睿醉宿草莽，露身林間，無所憚焉。斯以蟬蛻得道之流也。

王從玘

王從玘者，宦官也。蜀王初節制邛蜀，黎雅為永平軍，從玘為監軍判官。自是收克成都，罷鎮為郡。從玘棲寓蜀中十餘年，食貧好善，不常厥居。於邛市，有老叟睨而視之曰：「將有大厄，賓於死所。」探懷袖中小瓢，以丹砂十四粒與之，曰：「餌此，旬日而髯生，勿為怪也，可以免難矣。」服之，三五日，髯果生焉。月餘，詔誅宦官，從玘亦在其數。人或勸其遁去，答曰：「君父之命，豈可逃乎？」俯首赴縶。太守哀而上請蜀王，特乞宥之。視其狀貌，無復宦官矣。

崔玄亮

崔玄亮，滎陽人也。奕世好道，勤於香火，常諷《黃庭》、《道德經》。寶曆中，授湖州刺史。修黃籙齋於紫極宮，有鶴三百六十五隻，集降壇上。內一隻立於虛皇台頂，周身皎白，朱頂而已。紫氣彌亙壇所，自辰及酉方散。杭州刺史白居易為讚曰：「有鳥有鳥，從西北來。丹頂火綴，白翎雪開。遼水一去，緱山不回。噫吳興郡，孰為來哉。寶曆之初，三元四齋。當白晝下，與紫雲偕。三百六十，拂壇徘徊。上昭玄貺，下屬仙才。誰其居之，太守姓崔。」玄亮自是通感，彌加精誠。一旦，於靜室誦《黃庭》，異香盈室，無疾而死。葬時，棺輕若空衣耳。玄亮子金陵幕拂衣而去，居茅山，唯琴酒自適，亦解形去世。傳言湖州刺史常誦《黃庭經》、《度人經》，執手爐於靜室諷經，奄然化去。歸葬滎陽，坐龕中但有手爐、法衣也。

錢道士

錢道士者，杭州臨安人也。初為末校，事太守令狐繡，從至京師。時朝廷命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入雲南，進士袁循為介，錢生同隨循入雲南，袁好尚焚修之道，到成都，遇玉局觀，修黃籙道場。袁宿觀法事，錢得隨之。禁壇既畢，忽有道士，杖劍，執水碗，紫衣巍冠，身長七八尺，繞壇之外，周行廊廡之下，至錢生前，以碗中水令錢生飲之。水極甘美，錢飲數呷，道士乃去。錢自此不食，日以光悅。袁深異之，為製冠褐，今其入道。乾符間，猶來往京師，後不知所之。

令狐絢

令狐絢者，餘杭太守繡之子也。雅尚玄微，不務名宦，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，三日五日即一度開室，焚香終日乃出。時有神仙降之，奇煙異香，每見聞於庭宇。因言入靜之時，有青童引入，至天中高山之上，朝謁老君，見冊命張天師為玄中大法師，以代尹真人之任。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，太上曰：「群胡擾於中原，蠶食華夏，不能戢之，尹真人之過也。再立二十四化，分別人鬼，澤及生靈，道陵之功也。此二者各宜登臺，宜思取驗，於大道可。」即敕尹真人登一蓮花寶臺，端寂而坐。頃之，方景昏曀。又命道陵亦登此臺，既坐良久，則奇彩異光，種種變化，人天交暢矣。自是，以道陵代尹為玄中法師焉。乙未年，聞令狐之說。丁酉年，於西川濛陽見張道士云：「天師降授道法，遠近敬而事之。」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，云天師進位，近為玄中法師，與令狐所說符契，論功登臺之事，一無異者焉。玄功杳冥，未可詳驗，聊以紀其異也。

李筌

李筌，號達觀子，居少室山，好神仙之道，常歷名山，博采方術。至嵩山虎口岩，得《黃帝陰符》本，絹素書，朱漆軸，緘以玉匣，題云：「太魏真君一年七月七日，上清道士寇謙之，藏諸名山，用傳同好。」其本糜爛，筌抄讀數千遍，竟不曉其義理。因入秦，至驪山下，逢一老母，髽髻當頂，餘髮半垂，弊衣扶杖，神狀甚異。路傍見遺火燒樹，因自言曰：「火生於木，禍發必克。」筌驚而問之曰：「此《黃帝陰符》文，母何得而言之？」母曰：「吾受此符，已三元六周甲子矣。少年從何而得之？」筌稽首再拜，具告所得。母曰：「少年顴骨貫於生門，命輪齊於日角，血腦未減，心影不偏，賢而好法，神勇而樂智，真是吾弟子也。然四十五當有大厄。」因出丹書符一通，貫於杖端，令筌跪而吞之，曰：「天地相保。」於是坐於石上，與筌說《陰符》之義曰：「此符凡三百言，一百言演道，一百言演法，一百言演術。上有神仙抱一之道，中有富國安民之法，下有強兵戰勝之術，皆內出心機，外合人事。觀其精微，《黃庭》《八景》不足以為玄；察其至要，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；任其巧智，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。非有道之士，不可使聞之。故至人用之得其道，君子用之得其術，常人用之得其殃，識分不同也。如傳同好，必清齋而授之，有本者為師，無本者為弟子也，不得以富貴為重，貧賤為輕。違者奪紀二十。本命日誦七遍，益心機，加年壽。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，藏於名山石岩中，得加算。」久之，母曰：「日已晡矣，吾有麥飯，相與為食。」袖中出一瓠，令筌穀中取水。水既滿矣，瓠忽重百餘斤，力不能制，而沉泉。及還，已失母所在，但留麥飯數升而已。筌食之，自此絕粒。開元中，為江陵節度副使、御史中丞。筌有將略，作《太白陰經》十卷；有相乘，著《中台志》十卷。時為李林甫所排，位不大顯，竟入名山訪道，後不知其所之也。

鄧老

鄧老者，家於遂州長江距通泉界，有莊數十畝，古觀在其田中。連值干戈，人戶凋散，生計虛聲，膏腴榛荒，而疾厄不已。一旦行於觀內，見經藉委散，因搶拾。收卷際，忽有老人立而與語曰：「此是老君《枕中經》，若勤持誦，可以致福，災所不侵。」鄧乃敬聽，取老人所指小經一卷，收拾既畢，已失老人所在。此後盡夜持《枕中經》，約數千遍，一二年間，家給力足，當兵戈之際，亦無所驚懼。成都康恭者，常過其家而得之，以精諷念。時鄴城重圍，死者眾矣，康舉家十餘口，素無儲蓄，而骨肉安全，果免其難焉。至今，康之長幼常持此經矣。

楊初

楊初者，成都人也。家贍，居東市金銀行，事親以孝行，為親友所稱。因遊葛仙觀，得羅公遠真人真容，晨夕以香燈供養。數年，蜀王收成都，重闈於城中，公私力困，其家亦以罄竭。納贍軍錢七百千，鬻產以充，才及其半，旦夕為官中追迫，而恐老母為憂，不敢令其母知。忽有一村夫與之語：「官錢甚急，何以支吾？」初話其憂迫狀。此人令初求生鐵，備炭火。是夕來宿其家，於爐中實鐵及炭，以鍛之。相與飲酒至晚，留藥與之曰：「此金半以備官錢，半以資家產。我青城羅真人也。」約會於青城山，服此藥，即當山中相見。如是乃去。視其鐵，化為金矣。初償納贍軍錢之外，日充甘旨，一旦吞其藥，徑往青城。時還其家，亦得藥與母。母已年老，發鬢黑。半年圍解。

劉彥廣

劉彥廣者，金陵磭壁倉人也。嘗為浙西衛職，事節度使唐若山。若山好道，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，授以道要。開元中，明皇寵異之，杖節鎮浙西。逾年而棄位泛海，遺表於船舫內。監軍使以事上聞，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，不知所適。彥廣十年後奉使楊州，於魚行遇若山，擔魚貨之。若山召彥廣至其家，門巷陋隘，篙徑荒梗，露草沾漬，才通人行。入門漸平，布磚花卉，台榭繁華之飾，迨非世有。命坐設食，聞其尚負官錢，家內窮罄，憫之形於容色。既而令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。是夕，唐詣其店，置炭鐵烈火而去，謂之曰：「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，不宜復居小職，但貞隱丘園可也。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，其二豐產資家。勿食珍羞，以增爾祿，勿衣綺繡，以增爾福。陰功及物，力濟人之急，道所重也。《度人》上品、《五千文》妙經，勤而行之焉。」彥廣得金，如其償官債，營家業於磭壁也。世壽八九十。其孫松，後年入道天台焉。

豐尊師

豐尊師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初為行者，至處州松陽縣卯酉山葉天師舊宅觀中，居累月，乃白其師，求度為道士，願於卯酉山居住。許之。師去而獨居山中，貨衣裝，市茅木，結舍，既成，野火焚之。復歷告鄉里，乞竹木，依前葺舍。既成，又焚之。乃棲止岩下數月，頻有異物試難而退誌。天師降焉，與其白丹，如豌豆大，謂曰：「今歲大疫，可將此丹救人，一丸可止一家之疾。」由是以丹一斗救疾，保全者極多。眾率財帛、瓦木、功煦，為於山頂創殿宇、鍾樓、齋壇、廊廡，一年而所製畢備。衢州陳儒僕射有疾，召

而攻之，不往。所施極厚，亦乃不受。陳果不起。其弟主郡，廣助金帛，以修功德焉。因中元，請眾道流二十餘人，修黃籙道場十五夜。明月如晝，天無織雲，忽涼風暴至，雷聲一震，壇中法事次，失豐所在，異香滿山。人皆驚異。逡巡豐至，曰：「適天師與三天張天師並降，賜我神劍，令且於山中修道，績有旨命，即出人間，用此劍扶持社稷。」視功德前，果有劍長三尺餘，有紙一幅，長四五尺，廣三尺，與人間稍同，但長闊頓異，非工所製作。刺史盧司空聞神劍之事，於大廳開黃籙壇，請豐及道眾，以彩輿盛劍，迎請入州。去州門三二百步，劍飛躍如電，徑入壇心。歎玩殊久，欲送節度使奏聞。豐曰：「天師雲，佐國之時，自當有太上之命。今非其時，不可遽出。」盧然其言，至今在卯酉山爾。昔葉天師嘗謂人曰：「百六十年後，有術過我者，當居此山。」今豐果符其言矣。

宋文才

宋文才者，眉州彭山縣人也。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，已及絕頂，偶遺其所齎巾履，步求之。去伴稍遠，見一老人，引之徐行，皆廣陌平原，奇花珍木。數百步，乃到宮闕，玉砌瓊堂，雲樓霞閣，非人世所睹。老人引登珠蕊台，顧望群峰，棋列於地，有道士奕棋，青童采藥，清渠瀨石，靈鶴翔空。文才驚馳，問老人曰：「此為何處也？」答曰：「名山小洞，有三十六天。此峨眉洞天，真仙所居，第二十三天也。」揖坐之際，有人連呼文才之名。老人曰：「同侶相求，不可久住，他年復來可也。」命侍童引至門外，與同侶相見，回顧，失仙宮所在。同侶曰：「相失已半月矣，每日來求，今日乃得相見爾。」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。

劉景

彭城劉景，因遊金華山，尋真訪道，行及山半，覺景物異常，山川秀茂，見崇門高閣，勢出雲表。入門，左右池沼澄澈，嘉樹垂條，棋布行列，披蔓柔弱，其實如梨，馨香觸鼻。景顧望無人，因掇擷其實於懷袖中，未暇啖食。俄有猧子數個，馳出吠之，競欲搏噬。景乃蒼惶支吾，四顧無瓦石可投，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，果盡而犬亦去也。回顧前之宮宇，但林穀榛莽而已。晨僧休與劉友善，嘗話其事跡者也。

卷二

蓬球

蓬球，字伯堅，北海人也。晉太始中，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，忽覺異香。球迎風尋之，此山廓然自開，宮殿盤鬱，樓台博廠。球入門窺之，見五株玉樹。復稍前，有四仙女彈棋於堂上，見球俱驚起，謂曰：「蓬君何故得來？」球曰：「尋香而至。」言訖，復彈棋如初。有一小者登樓彈琴，戲曰：「元暉何謂獨升樓。」球於樹一立，饑，以舌舐葉上垂露。俄有一女乘鶴而至，曰：「玉華，汝等何故有此俗人？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，可令速去。」球懼出門，回顧，忽然不見。及還家，已是建平中矣。舊居閭舍，皆為墟墓。因復周遊名山，訪道不返。

王可交

王可交者，蘇州昆山人也。本農畝之夫，素不知道。年數歲，眼有五色光起，夜則愈甚，冥室之中可以鑒物。或人謂其所親曰：「此疾也，光盡即喪其目矣。」父母愚，召庸醫以炙之，光乃絕矣。咸通十年十一月，可交自市還家，於河上見大舫一艘，給以金彩，飾以珠翠，張樂而遊。可交立而視之。舫艤於岸，中有一青童，引之登舫。見十餘人，峨冠羽服，衣文斑駁，雲霞山水之狀，各執樂器。一人唱言曰：「王三叔欲與汝相見，亦不知何許人也。」傍一人言曰：「好仙骨，為火所損，未可與酒。但不食十年，方可得道耳。」以栗子一枚，與之令食。可交食一半，留一半在手中。遂奏樂飲酒，童子復引之上岸，忽如夢中。足才及地，已墮於天台山瀑布岩下，頃刻之間，水陸千里。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，移牒驗其鄉里，自失可之日，洎到天台之時，已二十日矣。可交自此不食，顏狀鮮瑩。袁公以羽褐授之，使居紫極宮。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：「始以神遊，天上之簫韶一曲；俄如夢覺，人間之甲子三旬。雖云十載為期，終恐一朝飛去。」詔曰：「神仙之跡，具載縑緗，靈異可稱，忽詳聰鑒，定非凡骨，況在名山，今古不殊，蓬瀛何遠。委本道切加安恤，遂其棲隱。」於是任其遊息，數年，猶在江表間。

陳簡

陳簡者，婺州金華縣小吏也。且入縣，未啟關，躊躇以候。忽逢道流，其行甚急，睨簡。不覺隨之，行三五里，所及一宮觀，殿宇森竦，旁倚大山。引之一冥室內，有几案筆墨之屬，以黃素書一卷，紙十餘幅，授之曰：「以汝有書性，為我書之。」發　　視之，皆古篆文。簡素不識篆字，亦未嘗攻學，心甚難之。道流已去，無推讓之所。試按本書之，甚易，半日已畢。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：「此金華神液，不可妄得，飲之者壽無限窮。」味甚甘美，因勞謝而遣之曰：「世難，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。」出門恍如夢覺，已三日

矣。還家習篆書，遒勁異常，而不復飲食。太守鮮梓，方將受篆，頗異其事，以為神仙嘉應，判縣狀曰：「方傳秘篆，有此嘉祥，既彰悟道之階，允葉登真之兆。」尋復入金華山去，亦時還郡中。

邵圖

邵圖者，餘姚人也。以孝廉擢第，任江東糺曹，連假宰邑。晚歲悟道，受符籙，備簪褐於天台謝君，方易名曰正圖。奉師之道，逾於其親。居四明山下葉天師舊址。其弟德溫深於儒學，而未達玄理。圖與四明晉紹山丈友善，以兄弟事晉，十餘年未嘗往來，忽一旦理策，登山訪晉焉。於中道遇三道流，攜筐掇蔬，偶遇，道者謂圖曰：「山側將有干戈，江湖亂離，五穀翔貴，不可居矣。子既棲心於道，當可速遊以避地。」圖視其筐中皆芝菌藥苗輩，亦不敢為請。言罷登山，同行者訝其後至，乃徐話所遇。山之峭嶮，號大蘭羊額，才通鳥徑，攀緣一道，以絕他路。圖與三人相值，同行皆無見者。是夕，宿晉之廬長。遲明，圖復還所居，與善友者高譚通夕。昧爽間，圖衣紙道衣，秉簡長跪而化。所蓄書冊、衣物，一一條疏，封於其前。發緘視之，則頒遺舊親交友，靡不周悉。弟拘於儒禮，哭之慟，良久復蘇，語曰：「吾得道耳，非死也，何哀慟如此為？」言訖奄然復化。是歲漸有兵戈，自此中原多壘，遠近饑饉，率如其言矣。圖秉版跪化，弟雲坐化非儒家之事，伸其足而瘞之。書之者痛其拘於俗，而不達於道也。

吳碆

吳碆者，別業在湖州卞山下，其側有堆阜，高三四丈，圍數步，巨石欹斜以蓋其頂。碆偶率人力，以長繩挽之，石忽傾側。其下有石穴，深而甚明。使一人夫縋絙而下，見穴中甕十餘，行列兩壁下，滿中有水，如血色。又有諸小器皿，若銅非銅，若金非金，皆有光耀，其鏤鏤精巧，若非人工。洞穴漸深，驚懼而出，取器之最小者，欲示於外。及出，穴亦失所在，乃以石覆之。其後有人於側近林中得一銅甕，可受六七斗，亦滿中赤水，傾棄溪中，數日溪水皆赤。又有老母拾得文石，光彩可玩，偶墜火中，則異香之氣聞於遠近。知其非常，因收而寶之，每投火中，異香亦如舊，尋竟亡去。時有里人得識云：「卞山下有無價香、長生藥。」即老母文石之香、吳碆十甕之水，符其讖矣。

王生

王生者，嘗遊湖州烏程，過金子山下，遇石門大開，遂由其中。居第櫛比，閭井棋布，

名花異木，迨非人世。其居人皆霞冠羽衣，風貌高古，若神仙焉。王生周覽勝異，頗有寓居之思，賦詩而出。復往尋之金子山前，但見巨石峭崔，無復仙境矣。

金庭客

金庭客，咸通中，自剡溪金庭路，由林嶺間，將抵明州。行二三十里，匆匆迷失舊路。忽忽而行，日已將暮，莫知棲息之所。因遇一道士，荷鋤明津焉。道士曰：「此去人家稍遠，無寓宿之所，不嫌弊陋，宿於吾廬可也。」引及其家，則林徑幽邃，山谷衝寂。既憩廡下，久之，烹野蔬藥苗食之。頃有扣其門者，童子報云：「隱雲觀請來日齋。」洎曉，道士去，約童子曰：「善祗奉客。」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，去此觀近遠，答曰：「自古有此觀，去此五百里，常隱雲中，世人不見，故以為名。客驚曰：「五百里甚遠，尊師何時當還？」答曰：「尊師往來，亦頃刻耳。」俄而道士復歸，欲留客久住。客方有鄉關之念，懇辭而出，乃遣童子示其舊路。行三二里，失向來所在。及問歲月，已三四年矣。尋即復往，再訪蹤，無追其處所矣。

費玄真

費玄真者，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。大中末，有道士自稱吳子，來止觀中，淹留歲餘。養氣絕粒，時亦飲酒。其為誌也，泛然自適，無所營為。忽謂玄真曰：「吾欲為師寫真，可乎？」玄真笑曰：「夫欲寫真，先須自寫。」吳子如其言，引鏡濡毫，自寫其貌，下筆惟肖，頃刻而畢。復自為讚，兼詩二章，留遺玄真。為讚及詩，未嘗抒思。讚曰：「不材吳子，知命任真。誌尚玄素，心樂清貧。涉歷群山，翛然一身。學未明道，形惟保神。山水為家，形影為鄰。布裘草帶，鹿冠紗巾。餌松飲泉，經蜀過秦。大道杳冥，吾師何人。矚思下土，思彼上賓。曠然無已，罔象惟親。」詩曰：「終日草堂間，清風常往還。耳無塵事擾，心有玩雲閑。對酒惟思月，餐松不厭山。時時吟《內景》，自合駐童顏。」又曰：「此生物當生涯，白石青松便是家。對月臥雲如野鹿，時時買酒醉煙霞。」又云：「寂爾孤遊，翛然獨立。飲木蘭之墜露，衣鳥獸之落毛。不求利於人間，絕賣名於天下。此山居之道士也。」題罷，報衣理榮而去，莫知所在焉。

白椿夫

白椿夫，字永年，湖南衡嶽人也。少有高趣，習神仙之道。三元八節，以詣嶽中諸觀，助焚修朝謁之禮，問玄經參真之義，頗為高尚所歎異。至於負薪汲水，勤苦尋師，不以

為替。因得丹書，飛步檄邪之術。修之二十年，由是濟俗救民，懲妖祛疾，賴其力者眾矣。巢寇犯闕，大駕西巡，海內干戈，紀綱淩紊。酋豪獷暴者，所在自樹置，不遵法度。師必約正道以戒之，從教者多矣。時境內有豪帥，亡其姓名，嘗為其子娶婦。吉日之前一晨，忽有一少年，騎從十餘輩，不知所從來，徑造其廳事，箕踞詬之曰：「我先欲娉某氏女，汝何為奪之？」眾雖驚駭，莫敢酬對。因使其徒取繡絳、羔雁、青錢、束帛，備物之數以還之，而欲迫其女。眾疑其鬼物也，豪帥無以拒之，選迅足者走百餘里，召師詰明。師將至，年少初無懼色，良久自謂曰： 「白尊師果來矣。」乃泫然流涕，跳躍上屋，號呼數聲而滅。所致之物皆在，師散之，以遺貧病者。師顯以逆順之理，諭豪帥。豪帥知非，乃散釋堡聚，祛解兵衛，復為編民。廉使州將嘉其事，湘衡間賢不肖者，皆美師之德，仰師之教焉。一日有樵人扣戶曰：「西峰岩中有仙人會話，師可造之。」師疑其山木之妖也，熟睨其目睛，以辨邪正。方攝衣將行，樵者曰：「師功行已著，係藉仙簡，何邪之敢幹？然毫厘之差，勿為恨也。」言畢，由他徑去。師策杖尋之，至即暝矣，但見崖壁有光。因熟視之，有詩焉，翰墨猶濕。其詞曰：「清秋無所事，來霧出遙天。憑仗樵人語，相期白永年。」讀訖即空壁無字，光亦止矣。

李顏

黔南節度李顏在鎮之日，管內有安居山，巨崖臨水，高數百尺，上有靈洞，鄉里不知其名，常有神仙居之。欲瞻禮者，乘舟其下，扣舷久之，即有雲氣異香之應。鄉人上陳，李公命道士泛巨舟，備齋醮虔潔。有真仙數十人，累累而集於崖頂，以觀聽法事者，三四日尚見。至今，若祈請者，往往見之也。

李班

李班者，符秦時人，頗好道術，常於衛國縣西南，遊川穴山。其山冬夏常出水，望之如練，時有瓜葉流出。班入穴尋之，可行三百餘步，廓然有明，中有宮宇床榻，經書几案。有二人，鬢髮皓白，對坐床上。班前拜之，顧曰：「卿可還，無宜久駐。」遂辭出。至穴口，有瓜數枚，欲取食之，已化為石。尋故道還家，家人云，班去來已四十年矣。

裴沉從伯

裴沉仕為同州司馬，雲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，日晚，道左聞人呻吟。下馬披蒿萊尋之，見一病鶴，垂翼俯味，翅上瘡壞無毛。異其有聲，惻然哀之。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，

謂曰：「郎君年少，豈解哀此鶴耶？若得人血一塗，必能飛矣。」裴頗知道，性甚高逸，遽曰：「某請刺此臂，血不難。」老人曰：「君此誌甚佳，然須三世人。」〔此處似有脫漏〕是唐已數百歲，隱之謁焉，留宿。及夜，當呼其女曰：「可將下弦月子來。」其女帖月於壁上，如片紙耳。唐起祝之曰：「今夕有客，可賜光明。」言訖，一室之內朗然若張燭矣。見《壺史》。

廬山人

盧山人，寶曆中往往於白波南草市販燒撲石灰，人見之累年，多有奇跡。賈人趙元卿好事，將隨之遊，乃頻市其所貸，設瓜茗，訪其利息之術。盧亦覺其意，謂曰：「觀子之意，不在所市，何所為耶？」趙曰：「竊知長者埋形隱德，洞過著龜，願乞一言耳。」盧笑曰：「今日且驗，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，當有人非意相干。須戒妻子勿輕應對，閉門臨水避之，隻可費三貫四百錢耳，無大害也。不然，禍甚，君可徑為我語之。」趙時在張家停具，以此語告張。張素知盧神異，乃閉門伺之。欲午，果匠餅者負囊而至，如盧所言之狀，叩門求糴。怒其不應，足其門詬之，觀者甚眾。張與其妻子出後門避之。及午，其人乃去。行數步，忽蹶倒而死。良久，其人妻至，號呼見官。官不能平，眾人具言張閉戶回避之狀。官曰：「張固無罪，但今為備瘞埋之具。」其人妻亦喜，因為具之，正當三千四百文爾。由是人爭趨之如市，盧不耐之，竟亦遁去。嘗謂趙曰：「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，遁者得隱形者亦不少。遁者二十年可易形名，又二十年名列地仙。」所言率多奇怪。趙雲，盧生狀貌老少不常，亦不見其飲食。又嘗於復州市與數人行，遇六七人，盛服帶酒。盧叱之曰：「汝輩所為，不悛性命。」無幾，六七人羅拜塵中曰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同行者訝之，盧曰：「此盡是劫江賊也。」其異如此，蓋得道隱仙之流也。

權同休友人

權同休，元和中舉進士。先遊海湖間，遇病，貧窘。有村夫，傭雇已一年矣。秀才疾中思甘豆湯，令其市甘草。雇者但具湯火，竟不為市。疑其怠惰，而未暇詰之。忽見折小樹枝盈握，搓之近火，已成甘草；又取粗沙，挼之為豆湯，誠與真無異。秀才大異之，疾稍愈，謂雇者曰：「餘貧疾多時，既愈，將他適。欲市少酒肉，會村中父老，丐少路糧，無以辦之。」雇者遂乃斫一枯桑樹，成數筐紮，聚於盤上，以水灑之，悉成牛肉，汲水數瓶為酒，會村中父老，皆至醉飽，獲束縑三十緡。秀才方慚謝雇者曰：「某驕遇道者，過亦甚矣。今請為仆役，以師事焉。」雇者曰：「餘少有失，謫為傭賤，合役於

秀才，自有限日。勿請變常，庶卒某事。」秀才雖諾之，每所呼指，常蹙蹙不安。雇者乃辭去，因為說修短窮達之數，且言萬物不可化者，唯淤泥中朱筋及髮頹，藥力不能化。因去，不知所之。

卷三

御史姚生

御史姚生，失其名。鄭州刺史鄭權敘云：姚罷官，居於蒲之左邑，有子一人。外甥二人，各一姓，年皆及壯，而頑駑不肖。姚之子稍長於二甥。姚怪其不學，日以誨責，而怠遊不悛。遂於條山之陽，結茅以居之，兼絕外事，得專藝學。林壑重深，器塵不到。將遣之日，姚戒之曰：「每時季，試汝之所能。學有不進，必擾撻及汝。汝各宜勉焉。」及到山中，二子曾不開卷，而但撲斬塗塹為務。居數月，其長謂二人曰：「試期至矣，汝曹都不省書，吾為汝懼。」二子曾不介意。其長學讀甚勤，忽一夕半夜，臨燭憑幾，披書之際，覺所衣裘後裾為物所牽，襟領漸下。亦不知異，徐引而襲焉。俄頃，復爾，如是數四，遂回視之，見一小豘藉裘而伏，色甚潔白，光潤如玉。因以壓書界方擊之，豘聲駭而走。遽呼二子，秉燭索子堂中。牖戶甚密，周視無隙，而莫知豘所往。明日，有蒼頭騎扣門，搢策而入，謂三人曰：「夫人問訊，昨夜嬰兒無知，誤入君衣裾，殊以為慚。然君擊之過傷，今則平矣，君勿為慮。」三人俱遜詞謝之，相視莫側其故，少頃，向來騎僮復至，兼抱持所傷之兒，並乳褓數人，衣襦皆綺紈，製造精麗，非尋常所見。復傳夫人語云：「小兒無恙，故以相示。」逼而觀之，自眉至鼻端，如丹鏤焉，則界方所擊之跡也。三子愈恐，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安之，又云：「少頃夫人自來。」言訖而去。三子悉欲潛去避之，惶惑未決，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人，奔波而至。前施屏幄，細席炳煥，香氣殊異。旋見一油襜車，青牛丹轂，其疾如風，寶馬數百，前後導從。及門下車，則夫人也。三人趨出再拜，夫人微笑曰：「不意小兒至此，君昨所傷亦不至甚，恐為君憂，故來相慰耳。」夫人年可三十許，風姿閑整，俯仰如神，亦不知何人也。問三子曰：「有家室未？」三子皆以未對。夫人曰：「吾有三女，殊姿淑德，可以配三君子。」三子拜謝。夫人因留不去，為三子各創一院。指顧之間，畫堂延閣造雲而具，翌日，有輜軿至焉，賓從璘麗，逾於戚裏，車服炫晃，流光照地，香滿山谷。三女自車而下，皆年十七八。夫人引三女升堂，又延三子就座。酒肴珍備，果實豐衍，非常世所有，多未之識。三子殊不自意，夫人指三女曰：「各以配君子。」避席拜謝。復有送女數十人，若神仙焉。是夕合巹，夫人謂三子曰：「人之所重者生也，所欲者貴也，但百日不泄於人，令君長生度世，位極人臣。」三子復謝，但以愚昧扞格為憂。夫人曰：「君勿

憂。」夫人乃敕地上主者，令召孔宣父。須臾，宣父具冠劍而至。夫人端立，微勞問之，謂曰：「吾三婿欲學，君其導之。」宣父及命三子，指六籍篇目以示之，莫不了然解悟，大義悉通，咸若素習。既而宣父謝去。夫人又命周尚父，示以玄女兵符、玉璜秘訣，三子又得之無遺。復坐舉言，則皆文〈此處似有漏脫〉樂公主遣上璽書，言：「勉之國命，暫屈高標。」至京，親貴候謁，寒溫之外，不交一言。授太子賓客，封國公。及還山，敕翰林學士，賦詩送之。

荊州韶石

荊州利水間有二石，若門，名曰韶石。晉永和中，有二飛仙，衣冠若雪，各憩一石之上，旬日方去。居人咸共見之也。

曹橋潘尋師

杭州曹橋福業觀，有潘尊師者，其家贍足，虛襟大度，延接賓客，功行濟人。一旦，有少年容狀疏俊，異於常人，詣觀告潘曰：「某遠聆尊師德義，拯人急難。甚欲求托師院後竹徑中茅齋內，寄止兩月，以避厄難，可乎？或垂見許，勿以負累為憂，勿以食饌為慮，隻請酒二斗，可支六十日矣。」潘雖不測其來，聞欲逃難，欣然許之。少年遂匿於茅齋中，亦無人追訪之，亦不飲不食。六十日既滿，再拜致謝焉，從容問潘曰：「尊師曾佩授符籙乎？」潘云：「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，但未敢參進上法耳。」少年曰：「師之所受，品位已高。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籙一階，以冒奉傳，以申報答耳。」即焚香，於天尊前傳社令名字，及靈官將吏，隨所呼召，兵士騎乘應時皆至。既畢，令之曰：「傳授之後，隨逐尊師，營衛召命與今無異。」由是兵士方隱。又謂潘曰：「可於中堂壘床為壇，設案幾，焚香恭坐，九州內外吉凶之事靡不知也。但勿以葷血為犯，苟或違之，冥必有譴。若精潔守慎，可致長生神仙矣。」言訖隱去，不知所之。潘即設榻，隱几坐於中堂，須臾，四海之內事無巨細，一一知之。如是旬日，為靈官傳報，頗甚喧聒，潘勃然曰：「我閑人也，四遠之事何須知之？」嚴約靈官，不使傳報。答曰：「職司不宜曠闕。」所報益多，約之不已。潘乃食肉啖蒜以卻之，三五日，所報之聲漸遠，靈官不復至，以亡。一夕少年來曰：「吾輕傳真訣，以罹譴責。師犯汙真靈，罪當冥考。念以前來相容之恩，不可坐觀淪陷。別受一術，廣行陰功，救人疾苦，用贖前過。不爾，當墜於幽獄矣。」潘自啖葷食之後，自知已失，及聞斯說，憂懼異常。少年乃取米屑，和之為人形，長四五寸，置於壁竇中。又授玉子符兩道，戒潘曰：「民有疾苦厄難，來求救者，當問粉人，以知災祟源本，然以吾符救之，勿取緡錢，務在積功贖過耳。勤行不

替，十年後，我當復來。」自是潘以朱籙救人，祛災蠲疾，赴之者如市。十餘年，年少復至，淹留逾月，多話諸天方外之事，然後別去。歲餘，潘乃無疾而終。疑其得屍解之道也。

相國盧鈞

相國盧鈞，進士射策，為尚書郎，以疾求出，為均州刺史。到郡，疾稍加，羸瘠而耐見人，常於郡後山齋，養性獨處，左右接侍亦皆遠去，非公召，莫敢前也。忽有一人，衣飾故弊，逾垣而入。公詰之，雲姓王。問其自，雲山中來。公笑而謂之曰：「即王山人也，此來何以相教？」王曰：「公之高貴，位極人臣，而壽不永，災運方染，由是有沉綿之疾，故相救耳。」山齋無水，公欲召人力取湯茶之屬，王止之。以腰巾蘸於井中，解丹一粒，捩腰巾之水以咽丹。與約曰：「此後五日，疾當已，康愈倍常。復三年，當有大厄。勤立陰功，救人憫物為意，此時當再來相遇，在夏之初也。」自是盧公疾愈，旬日平復。明年，解印還京，署鹽鐵判官。夏四月，於本務東門道左，忽見山人，尋至盧宅，喜而言曰：「君今年第二限終，為災極重。以君在郡，去年雪冤獄，活三人之命，災已息矣。隻此月內三五日不康，已固無憂也。」翌日，山人使二仆持錢十千，於狗春坡分施貧病而已。自後復去，云： 「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，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，此時君節制漢上，當有丹華相授，勿愆期也。」自是公歷任清切，便蕃貴重，而後出鎮漢南，之明年，已二十三年矣。及期，命道士牛知微，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。山人在焉，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，謂曰：「子有道氣，而無陰功，未契道品，勤更宜修也。」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：「當享上壽，無怠修煉，世限既畢，佇還蓬宮矣。」與知微相揖別，忽不復見。其後知微年八十餘，狀貌常如三十許。盧公年僅九十，耳目聰明，氣力不衰。既終之後，異香盈室也。

李公佐

李公佐舉進士後，為鍾陵從事。有仆夫，自布衣執役勤瘁，晝夕恭謹，迨三十年，公佐不知其異人也。一旦告去，留詩一章，其辭曰：「我有衣中珠，不嫌衣上塵。我有長生理，不捐有生身。江南神仙窟，吾當混其真。不嫌市井喧，來救人間人。蘇子跡已往（注云：蘇耽是也），顓蒙事可親（公佐字顓蒙。）莫言東海變，天地有長春。」自是而去，出門不知所之。鄰裏見其距躍淩空而去。

王子芝

王子芝字仙苗，自雲河南緱氏人，常遊京洛間。耆老云：五十年來見之，狀貌恒如四十許，莫知其甲子也。好養氣，而嗜酒。故蒲帥琅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，仙苗屆於紫極宮。王令待之甚厚，又聞其嗜酒，日以二榼餉之。間日，仙苗因出，遇一樵者，荷擔於宮門，貌非常也。意甚異焉，因市其薪，厚償厥價。樵者得金，亦不讓而去。子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，樵者徑趨酒肆，盡飲酒以歸。他日復來，謂子芝曰：「是酒佳即佳矣，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。餘適自彼來，悵向者無侶，不果盡於斟酌。」子芝因降階，執手與之擁爐，祈於樵者曰：「石氏芳醪可致不？」 樵者歡之，因丹筆書符一，置於火上。煙未絕，有小豎立於所。樵者敕之：「爾領尊師之仆，挈此二榼，第往石家取酒，吾待與尊師一醉。」時既昏夜，門已扃禁，小豎謂子芝仆曰：「可閉目。」因搭其頭，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，已及解縣，買酒而還。因與子芝共傾焉。其甘醇鬱烈，非世所儔。中宵，樵者謂子芝曰：「子已醉矣，餘召一客伴子飲，可乎？」子芝曰：「可。」復書一朱符置火上，瞬息間，聞異香滿室，有一人甚堂堂，美鬚眉，紫袍秉簡，揖樵者而坐。引滿兩巡，二壺且褫。樵者燒一鐵箸，以焌紫衣者云：「子可去。」時東方明矣，遂各執別。樵者因謂子芝曰：「識向來人否？少頃可造河瀆廟睹之。」子芝送樵者訖，因過廟，所睹夜來共飲者，乃神耳，鐵箸之驗宛然。趙均郎中時在暮府，自驗此事。弘文館校書郎蘇棁亦寓於中條，甚熟蹤跡。其後子芝再遇樵仙，別傳修煉之訣，且為地仙矣。

何亮

何亮者，商山東陰驛廳子也。執役二十年，嘗謙謹自持，不敢違怠。忽一日寒甚，雨雪交至，道絕行旅。有一道士冒雨而至，衣裝皆濕。歷詣諸店，皆閉門不容。亮見而哀之，延就驛廊下，熾火設食以待之。一夕而行去，將躊躇曰：「荷君此恩，不可無報。」因壺中取丹一粒，令吞之，謂曰：「大期內可以無疾矣。」 言訖而去。何亮年已四十餘，自此筋力愈充，無復疾苦。乾符初年，九十餘矣，狀貌四十歲，齒髮不衰。信都先生馮君涓嘗召問其事，遠近之人亦具道之，餘得此說於信都先生焉。

薛長官

薛長官者，嘗與友人李生，自京師同志訪道，周遊名山，數年未有所遇。而薛南入五嶺，言隱羅浮，其志彌篤。李生中道而輟，復歸京師，遊宦不偶，年迫衰幕。與薛相別三十餘年，交親益踈，骨肉淪喪。晚歲杖策詣羅浮訪之，果與薛相見。薛棲止且久，道術既成，風姿秀穎，肌若水玉。山中華軒層閣，風亭月榭，迨非人世所有。見李容狀枯瘁，

深所憫測，謂之曰：「子雖欲棲息於此，然終不可久駐。」因以金寶厚拯之，命女妓酣宴以餞之。將行，顧見其齒俱缺，問其故，云：「前因弄球子所損，收係在衣帶中。」取而窺之，令女妓刮去垢汙，薛以小刀子紮其缺處，復安二齒而遣之，戒以不語。及達山下，齒已牢矣。自是十餘年，生諸齒皆朽落，所安者宛而不動。容師張公自給事中出領茲鎮，歲餘，病瘴瘧，累月彌甚。公耽尚釋氏，眾有符藥，或言有效者，皆不見信，骨肉、將吏深以為憂。副使信都先生馮君，密謂公之親吏曰：「羅浮薛長官深有道術，拯人疾苦，遠近賴之。可使一介持信以求其救也。」由是命使訪之，果得其居處。薛聞而哀焉，謂使者曰：「謝張公遠遺方物，山中無紙筆，不復寓書。所疾無以為憂，使至之後，可掃灑庭宇，潔齋三日，自當有應。」如其言，既至三日，一宅聞異香氣，亦無所有，而張公瘳矣。復使人齎信幣，入山致謝。使者迷失舊路，竟不知其處所。此蓋地仙之儔也。餘亦於信都先生得之矣。

卷四

謝璠

謝璠者，蜀川人也。幼而好道，嘗與三人同志，約為弟兄，同遊諸山，搏采方術。因相與於峨眉山門，誓曰：「此山神仙所居，必有求道之所。我等三人於此相別，各入一穀中，隨所投詣，看有見遇否？」訖，分行。璠入木皮穀，約五六里，逢四老人會坐巨石之上，前有大盤烹肉，共食之次，召璠令坐，揖令食肉。璠告之曰：「某誌神仙之道，遊歷名山，久絕葷血，非敢矯妄矣。」老人喜曰：「子既求道，但入此穀，當有所遇。」璠既詣穀中，行數十里，見有台閣華盛，迨非人世所居。入門，有道士數人，問其何以至此。具以所至啟之。一人熟視璠良久，引至大殿之上，像設儼然，天尊前有經書，委積案幾。此人令璠閉目，信手探取一卷，因即授之曰：「此天文大篆也，行之可以長生度世，可以積功救人。此非汝久居之處，便可去矣。」璠辭道流，得經出山，卻至穀口，宿於民家。有小兒墜沸湯中，數處糜爛，舉室驚痛，無門救之。璠視天文中有注字可治者，乃書其文，為灰調水洗之，逡巡都愈。自此常以天篆陰功救人，蒙其效者不可勝計。相國豳公都尉鎮成都，招致璠於門下，待以異禮。及朝覲京師，璠亦墜至長安。一旦，豳公子弟暴疾，國醫盈門，莫能效。公忽記璠神篆之力，促令召之。才至，授毫書之，應手而愈。金帛賜與，凡十數萬，一無所取。其後歸蜀，復遊諸山，不知所之。

鄭又玄

鄭又玄者，名家子，居長安中。其小與鄰舍閭丘氏子偕學於師氏。又玄性憍率，自以門望清貴，而閭丘寒賤，往往戲而罵之曰：「爾非類，而與吾偕學，吾雖不語，爾寧不愧於心乎？」閭丘默有慚色，歲餘乃死。又十年，又玄明經上第，補蜀州參軍。既至官，郡守命作尉唐興。有同舍仇生者，大賈之子，年始冠，其家資產萬計，日與又玄宴遊。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，然以仇生非士族，未嘗以禮貌接之。一日，又玄置酒高會，而仇生不得預。及酒闌，有謂又玄曰：「仇生與子同舍，子會宴而仇生不預，豈其罪耶？」又玄慚而召仇。既至，又玄以巵飲之，生辭不能。引滿，固辭。又玄怒罵曰：「爾市井之氓，徒知錐刀，何僭居官秩耶？且吾與爾為伍，爾已幸矣，又何敢辭酒乎？」因振衣起。仇生慚恥而退，棄官閉門，月餘病卒。明年，又玄官罷，僑居濛陽，而常好黃老之道。聞蜀山有吳道士，又玄高其風，往而詣之，願為門弟子。留之且十年，未稟所受。又玄稍惰，辭之而還。其後因入長安，宿褒城逆旅，有一童子十餘歲，貌秀而慧，又玄與語，機辯萬變。又玄深奇之。童子謂又玄曰：「我與君故人有年矣，省之乎？」又玄曰：「忘之矣。」童子曰：「吾生閭丘氏，居長安中，與子偕學，而子以我為非類，嘗罵辱我。又為仇氏子，作尉唐興，與子同舍，子受我厚賂，而謂我為市井之氓。何吾於驕傲之甚也！子以衣纓之家，而淩侮於物，非道也哉。我太清真人也，上帝以爾有道氣，使我生於人間，與汝為友，將授汝神仙之訣。而汝輕果高傲，終不能得其道。籲，可悲哉。」言訖，忽不復見。又玄既悟其罪，而意以慚怍，而卒矣。

盧道流

盧道流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年七十餘，賣卜於洛陽市。忽疒作十餘日，異常危篤。聞程修已處士來往二京，頗有神奇之跡，蓋得道者也，盧以疒疾告之。程於瓠中出丹砂，細如芥子，於白茶碗中滴酒研碎，又書碗子內，作二天使字，以授於盧，並酒服之，疒即頓愈。無何，自玄元觀欲入城，路經穀水，暑熱既甚，因浴於水中。頃之，穀水暴溢，水頭丈餘。盧為水所流，已百餘步。河側有二天使，促命鋤瓜人涉流救之，僅得而免。及岸，則不復見二天使。免此漂流之厄，書二天使字以潛救之耳。天復中，程至長安，謂人曰：「五嶺可以避地。」托求丹砂，入桂陽，不知所之。

成生

成生者，其家巨富，世居零口。伯叔數人，其弟七叔好道，早年冠褐來往華陰山，時或暫歸，自咸通後，不知所在。洎大寇犯關，昭宗東幸，成生骨肉淪散，生計困窮。忽一日，其叔還家，憫惻嗟痛，留止數日。因與成生之子往同州砂苑中。至所居，即甲第宏

敝，亭台崇邃，有若宮門焉。立成生之子於門外，良久，持衣服器皿一帕以授之，令歸贍家。至即數萬金矣。成生驚異，知季父之得道也。翌日，與其子復往尋之，無復知處所。成生由是贍足。其門外牆角，有石筍以捍車馬，凡五六十年，其叔令移於庭內。生疑其異，因攻鑿之，得丹砂伍斤。鄰裏知之，或傳於外，為軍中有力者所奪。惜哉，疑其非世之丹砂，迨神仙之上藥者乎，而失之哉。

徐定國

徐定國者，隸籍右三軍，有膂力。大中年，詔選三十人，送軒轅先生歸羅浮，定國得預其選。既至山，托以有疾，方就藥餌，因得駐留。遂執仆禦之禮，以事軒轅。時定國已六十餘歲。居數年，先生遣之歸長安，容狀益少，行若奔馬。天復中，不啻百歲，才如四十人也。

京兆華原陸尊師

京兆華原櫟陽界，有古觀焉。有陸尊師考，隋朝得坐忘之道，其形質尚存。乾寧中，有奉使北京，於館舍中與師相遇，言笑如舊交。駐留旬日，因話所止。官使還京，乃乞假歸別墅，詣訪焉。於小殿中見陸尊師像，貌與北都所見無異。有姚生者，持《黃庭經》。光啟初，僖宗再幸梁洋，姚為寇盜所迫，夜竄以避之，誤墮此觀側井中，傷足，乃旁穴為井窖，以養其疾。村裏荒梗，竟無人到。以無修習之術，但晝夜念《黃庭》、《道德》二經，自覺不饑，足疾亦愈，亦不知在井窖中歲月之數也。襄王既平，大駕歸闕，有遊軍宿於觀中，夜見光明從井中出，因訪而出之。姚生感真經所祐之力，遂為道士，居於此觀焉。

明皇十仙

明皇嘗夢仙子十人，禦卿雲而下，引於庭，各執樂懸而奏之，其曲度清越，真仙府之音也。樂闋，有一仙人前而言曰：「陛下知此樂乎？此《神仙紫雲曲》也。今願傳授陛下，為聖唐正始之音，與《咸韶》、《大夏》固不同也。」上喜甚，即傳授焉。俄而寤，其餘響猶若在聽。且命玉笛吹而習之，盡得其節奏，欲默而不泄。曉而聽政於紫宸殿，宰臣姚崇、宋璟入，奏事於上前，上俛然若不聞。二相懼，又奏之，上即起，下望庭廡，卒不顧。二相益恐，趨出。內臣高力士奏曰：「宰相有所請，陛下宜面決可不。向者崇、璟所言，皆軍國大政，而陛下卒不顧，豈二相有罪乎？」上笑曰：「我昨夕夢十仙子奏

樂，曰《紫雲曲》，因以授我。朕懼失其節奏，繇是默而習之，因不暇聽二相。」即於衣中出玉笛，以示力士。是日力士至中書，為二相言，二相懼少解。其曲傳於樂府焉。

虯鬚客

虯鬚客道兄者，不知名氏。煬帝末，司空楊素留守長安，帝幸江都，素持權驕貴，蔑視物情。衛公李靖，時擔簦謁之，因得素侍立紅拂妓。妓姓張，第一，知素危亡不久，棄素而奔靖。靖與同出西京，將適太原。稅轡於靈石店，與虯鬚相值。乃中形人也，赤鬚而虯，破衫蹇驢而來，投布囊於地，取枕歌臥，看張妓理髮委地，立梳於床。蜻見虯鬚視之，甚怒未決，時時側目張，熟觀其面。妓一手握髮，一手映身，搖示靖，令勿怒。急梳頭畢，斂衽前問其姓。臥者曰：「姓張。」 妓曰：「妾亦姓張，合是妹。」遽拜之，問第幾。雲第三。又曰：「妹第幾？」妹曰：「最長。」喜曰：「今日幸得逢一妹。」妓遙呼靖曰：「李郎且來拜三兄。」 靖遂拜之。環坐割肉為食，客以餘肉飼驢，笑曰：「李郎貧士，何以致異人？」具話其由。客曰：「然則何之？」曰：「避地太原。」復命酒共飲，又曰：「嘗知太原之異人乎？」靖曰：「州將之子，可十八來，姓李。」客曰：「似則似矣，然須見之。李郎能致子一見否？」靖言：「餘友人劉文靖與之甚狎，必可致也。」客日望氣曰：「俾吾訪之。」遂約期日，相倏於汾陽橋。及期果至，靖話於文靖曰：「吾有善相者，欲見郎君，請迎之。」文靖素奇其人，方議匡輔，遽致酒迎之，具見太宗。不衫不履，褐裘而來，神氣揚揚，邈與常異。客見之，默居末坐，氣喪心死。飲數杯，招靖謂曰：「此真天子也。」靖以告劉，益喜賀。既出，虯鬚曰：「吾見之，十得八九也，然亦須令道兄見之。」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東酒樓下。既至登樓，見虯鬚與一道流對飲，因環坐為約，與道兄同至太原。道兄與劉文靖對棋，鬚、靖俱會，文皇亦來，精彩驚人，長揖而坐，神清氣爽，滿座風生，顧盼煒如也。道兄一見，慘然下棋子，此局輸矣。於此失局，奇哉，救無路矣。知復奚言。罷弈既出，謂虯鬚曰：「此世非公世界也，他方可矣，勉之，勿以為念。」同入京，虯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，其婦亦天人也。虯鬚紗巾褐裘，挾彈而至，相與入中堂，陳樂歡飲。女樂三十餘人，非王俠之家所有，迨若洞天之會。既而舁二十床，以繡帕蓋之，去其帕，曰：「此乃文簿鑰匙耳，皆珍寶貨泉之數，並以充贈。吾本欲中華求事，或龍戰三五年，以此為經費。今既有主，亦復何為？太原李氏真英主也，三五年內即當太平。李郎、一妹善輔讚之，非一妹不能讚明主，勉之哉。此去十年後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，是吾得事之秋也，聞之可潛以酒相賀。」因呼家僮百餘人出拜，曰：「李郎、一妹是爾主也。」 言訖，與其妻戎裝乘馬而去，道兄亦不知所之。靖得此事力，以助文皇，締構大業。貞觀中，東南夷奏：「有海賊以艛船千艘，兵十餘萬人，於扶餘國殺其主，自立為王，國內以定靜。」

靖知虯鬚成功，歸告其妻，乃瀝酒東南而賀焉。乃知真人之興，乃天受也，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。

東明油客

東明油客，不知名氏，常負擔賣油於側近坊內親居觀東偏門內。數年，鄰裏比狎之。謹潔謙慎，未曾見其喜慍。一旦，鄰居有負債者，客知其主陳牒征訟，所司將欲追捕，計無所出，議欲竄諸遠邑。不然，虛係狴牢，郎數口無所贍給，必至殍殆。聚族號泣，決別將去。客問之故，聞之默然良久，謂之曰：「勿用遁去，此有計矣。」即市致酪罐於一所，炭五斤，於其室穴地為爐，投藥於罐內，以泥封之，然炭燒之，且曰：「待餘卻來，然後開之，勿得輕視。」仍教以火候，因荷擔而去。其夕不復歸，明日及午亦不至，火燭已冷。其家發罐視之，即真金也。貨而償債三百餘千。油客自此不知所在也。

王璘

進士王璘，大中巳卯歲遊邊回京師。既至之日，屬宣皇升遐，人心震擾。才入金光門，投諸逆旅，皆已扃鐍。遂入豐邑坊，詣景雲觀，僦一獨院，月租五百文，即稅轡秣駟焉。近鋪有老叟，巨眉廣顙，髭鬢皎白，貌古而秀，負篋而入。顧見鐍，驚曰：「此有人居矣，又須移去也。」璘揖與語曰：「既為先到，第安居無慮也。某隻三兩日，此舍二十餘矣。」叟曰：「聞聞固有餘，君子月賃此舍，固難寓居。」璘強留之，欣然而止。開戶汲水而入，閉關悄然。時方八月，叟已踞地爐，熾炭擁之而坐，深夜不寐。夕夕皆然，曾無庖爨之所。璘問其所為，曰：「餘老矣，貨針以自給，多詣市肆，亦不事煙爨矣。」旬餘，璘疑其有道，敬而親之。或詣其爐側，坐而言論，詞高旨遠，迨非常流。璘稍稍言情，將有請益。及明而去，至夕不返。發戶視之，無復有爐，中破藥鍋，其內微有金色焉。

梓州牛頭寺僧

牛頭寺僧，中山上創造經樓，經營四層，方就一級，已費百萬緡焉。迨適眇無成功，籲歎憂惶，自形於言色。庖中有執役者僧，村蠢庸樸，常使析薪汲水而已，亦不知其來。忽聞進謂，樓主僧曰：「此事非汝所知，第去，無以為問。」居數日，又進而言，復斥之。如是者三，樓主僧疑其異，徐問其意。對曰：「小僧有點化術，願為和尚成就巨功。」訊其所須，隻二十千，收買藥物，可以辦矣。雖異其說，亦疑有妄，即使人齎錢，與

之買藥。旋令一僧支價，直得水銀二十斤，餘錢市金石諸藥。至夕而歸，乃於廚側小房內鑿地為爐，搗築精密，布灰三升於其下，傾水銀於灰中，衣帶中解藥末少許，糝於交土，以油紙單上積炭百餘斤，熾火以鍛之。自夜及明，火已消矣，成真金巨餅，光彩異常。乃曰：「可於城市貨與商賈，每兩直二十貫。」如其言而售之，市材募工，樓亦告畢。是僧一日遁去。樓主僧散令徒弟，物索求之。月餘，遇之於嘉州市，懇召同歸梓州，固辭不去。所追之僧因與紛競，為巡察所擒，訊詰其由，具雲此僧有黃白之術，梓僧遣眾人尋之，還舊所點化者。為官司所留，將誘訪之，欲傳其術，閉口不對，遂潛害之，投屍於江中矣。

任公瑾

任公瑾者，長安懷遠里人也，年十餘歲。趙處士，不知何許人也，寓止於其鄰子，然獨處，晨出暮還，曾無飲食庖爨之所。任父見之數年矣，因與語曰： 「處士每出，獨執其蓋，不亦勞乎？某有兒十餘歲，願為處士執蓋烹茶，給使左右，可乎？」趙欣然可之，任執役。又七八年，恭謹勤靜，趙頗憐之。忽一日，熟視其面，驚謂之曰：「爾神形異矣，當有棄市之厄，不宜復在此矣。爾常見爐鼎之事，能記之乎？」任曰：「某未受處士之教，不敢竊記也。」即取其藥石之類，一一示之，口傳手授，使其點錫成銀。戒之曰：「勿衣羅錦，勿事奢華，勿酣嗜酒肉，勿耽習美色，勿乘銀鐙，勿幹宦名。爾衣食素薄，相命窮賤，吾以此給爾衣食而已爾。當為仆役二十年，儉心刻意，甘於力役。小有不忍，必陷刑戮矣。戒之，慎之。」遂決別。其家與段支使弟為照保，凡十年，節行操守異於常仆。無何，段弟赴京，以其謙恪，委之在家。既而點化銀物，過理費用。主妾詬罵，不能容忍，持刀殺之。禁錮考按，將抵極法。法官問其本末，具述前事。試其化錫，果亦不謬。任泣曰：「某違處士戒約，自陷刑綱。苟能忍之二十年，當脫此禍矣。」竟亦就戮。大都黃白之事，非尋常之人所可妄學也，或得之者，必為禍胎。驗於古今，斯證多矣，君子慕道，所宜戒之。

岐陽女子

岐陽女子者，年五六歲，其家沽酒。一旦，嚴冬寒甚，有樵夫十數輩鬻薪於市，稍稍散去，獨一老叟荷薪未售。日已晡矣，北風轉勁，女子之母潛見老叟，呼之與語，買薪，直酬之百錢。欲設食，叟曰：「不須食也。」乃以酒一器授之。叟袖中墜一柿子，女子因拾之，叟笑曰：「本欲將還家，今既孩兒所得，便可食之。」女子遂啖此柿子，因不食粒。今已數年，顏狀奇麗。樵叟竟不知所之也。

卷五

崔希真

會稽崔希真，嚴冬之日，見負薪老叟立門外雪中。崔淩晨見之，有傷憫之色，揖問之，叟去笠與語。顧其狀貌不常，因問姓氏，云：「某姓葛，第三。」崔延坐。崔曰：「雪寒既甚，作大麥湯餅可乎？」叟曰：「大麥四時氣足，食之益人，勿以豉，不利中腑。」崔然之，自促令備饌。時崔張絹，欲召畫工為圖，連阻冱寒，畫工未至，張絹倚於壁。叟取幾上筆墨，畫一株枯松，一采藥道士，一鹿隨之。落筆迅逸，畫蹤高古，迨非人世所有。食畢，致謝而去。崔異其事，寶以自隨。因遊淮海，因遇鑒古圖畫者，使閱之。鑒者曰：「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畫也。」崔咸通初入長安，於灞橋遇鬻蔬者，狀貌與叟相類，因問：「非葛三郎乎？」蔬者笑曰：「非也。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，人間安得識之？」負蔬而去，不知所之。

越僧懷一

越僧懷一，居雲門寺。咸通中，淩晨，欲上殿然香，忽見一道流，相顧而語曰：「頗有奇境事，能往遊乎？」懷一許諾，相與入山。花木繁茂，水石幽勝，或連峰慨天，長松夾道，或瓊樓蔽日，層城倚空，所見之異不可殫述。久之覺饑，道流已知矣，謂曰：「比有仙桃，千歲一實，可以療饑。」以一桃授之，大如二升器，奇香珍味，非世所有。食訖復行，或淩波不濡，或騰虛不礙，或矯身雲末，或振袂空中，或仰視日月，下窺星漢。如是復歸還人間，周歲矣。懷一自此不食，周遊人間，與父母話其事，因入道，歷詣仙人，更尋靈勝，去而不復返。

杜晦

杜晦少時，於長白山遇一道士，哀其多疾，以丹砂一粒，大如綠豆，紅光瑩徹，便令吞之，曰：「此丹不獨祛積冷，若不食肉，可致長生，慎無觸穢也。」既服丹，即容狀充悅，輕健不食。累官為商州刺史，絕粒三十年，人不知也。忽一旦思肉，聞品味馨香，心自念曰：「仙師戒我不食肉，今欲卻食五穀，先須食肉，必奪我藥力矣。」遂啖豬肉少許。良久，吐一物，大如雞子，若新膠未乾。割而視之，丹在其內，光色瑩然，與初服時無異。復欲吞之，因失之。後惋恨久之。是夕夢長白道士曰：「子不守吾戒，敗於

長生，吾復得丹矣。」晦時年八十餘，隻如四十許人，失丹之後，旬日齒髮變衰，顏色枯槁，數年而卒。

吳淡醋

吳淡醋，京兆奉天平原鄉人。咸通中，畿內旱歉，攜妻子二人，投京西就食。至永壽縣，與一老父刈麥，老父引入西山莊中。行十數里，雷雨暴作，既晴，漸到莊所。門庭嚴潔，有若公署。老人為其設食，徐云：「我姓韓，修道於此。大都修道，若人間有纖粟所勖，未得升天去。我宿債負君錢五十萬錢，未果遠適，今欲相還。」食訖，使一村童引出山門，約曰：「君可於涇州居，候及永壽所負，且以五百千文支路糧。」既別，行百餘步，如出煙霧中，已及永壽市。便往涇州寓居，夢韓公曰：「錢在床下，可以取用。」明旦，床下得五百千。自是經營，事力贍足。鄉里或知有韓山人修道，不記其名。再訪山莊，不復知其處所矣。

王廓

布衣王廓，咸通中，自荊渚隨船將過洞庭。風甚，泊舟君山下，與數人出岸，尋山徑，登山而行。忽聞酒香，問諸同行者，皆無。良久，香愈甚。路側山崖間，見有洞穴。廓心疑焉，遂入穴中。行十餘步，平石上有窪穴，中有酒。掬而飲之，味極醇美。飲可半鬥餘，陶然似醉，坐歇窪穴之側。稍醒，乃歸舟中。話於同侶，眾人爭往求之，無復所見。自此充悅無疾，漸厭五穀，乃入名山學道去。後看經云：「君山有天酒，飲之者升仙。」廓之所遇者，乃此酒也。

燕國公高駢

丞相燕國公高駢，乾符三年丙申八月始築羅城壅門卻敵，共三十二里。自西北鑿地，開清遠江，流入東南，與青城江合流，復開西南壕，自閶門之南，至甘亭廟前，與大江相會，環城為固。其所板築，率彭、眉、嘉、蜀、資、簡、邛、漢，環畿赤之邑，八州十縣丁夫，以授矩設版，六旬而畢。臨邛縣令陳沼領七縣之力，分得金花街相如琴台。舊所凡有七台，各高丈餘，中台尤大。盡取其土，復浚其下，以為新壕，深且二十尺。下值石板，廣三四尺，長五六尺，厚尺餘。二板相重，勢頗牢密。役者眾力舉之，既發，有煙焰五色，直上高三尺許。於石穴中得石合，方五寸餘，金彩鮮瑩，若圖畫才畢，合中銀葫蘆，一大如指。眾夫攫爭奪，毆擊捋拽。陳沼不能制伏，走狀聞於燕公。公使右

廂版築使侯虔按之，得葫蘆石合、金丹一粒，雲有七粒，喧鬧之際失去其六。公置葫蘆於道場中，炷香禮敬。來晨，丹砂七粒，紅鮮異常。公盡吞服之，命釋爭奪喧擊及分竊丹砂者之夫，並仰放之，一無所問。

楊大夫

楊大夫者，宦官也，亡其名。年十八歲，為冥官所攝，無疾而死。經宿乃蘇，雲既到陰冥間，有廨署官屬，與世無異。陰官案牘示之，見其名字歷歷然，雲年壽十八歲，而亦無言請托。旁有一人為其請乞，願許再生，詞意極切。久之而冥官見許，即令還。其人亦送楊數百步，將別，楊愧謝之，知再生之恩，何以為報，問其所欲。其人曰：「或遺鳴砂弓，即相報也。」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。俄然而覺，平復無苦。自是求訪鳴砂弓，亦莫能致。或作小宮闕屋宇，焚而報之，如是者數矣。楊頗留心爐鼎，志在丹石，能製友魂丹，有疰誤暴死者，研丹一粒，拗開其口灌之，即活，嘗救數人。有閹官夏侯者，楊與丹五粒以服之。既而，以為冥官追去，責問之次，白雲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，冥官即遣還。夏侯得丹之效，既蘇，盡服四粒。歲餘，又見黃衣者追捕之，雲非是冥曹，乃太山追之耳。夏侯隨去，至高山之下，有宮闕焉。及其門，見二道士，問其平生所履。一一對答，徐啟曰：「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。」道士遽令卻回，夏侯拜謝曰：「某是得神丹之力，延續年命，願改名延年，可乎？」道士許之。後即因改名延年矣。楊自審丹之靈效，常以救人。其子暄，因自畿邑歸京，未明，行二十餘里，歇於大莊之上，忽聞莊中有驚喧哭泣之聲。問其故，生人之子暴亡。暄解衣帶中，取丹一粒，令研而灌之，良久亦活。楊物產贍足，早解所任，縱意閑放，唯以金石為務，未嘗有疾，年九十七而終。晚年遇人攜一弓，問其名，雲鳴砂弓也，於角麵之內，中有走砂。楊買而焚之，以報見救之者。其反魂丹方，雲是救者授之，自密修製，故無能得其術者。

薛逢

河東薛逢，咸通中為綿州刺史。歲餘，夢入洞府，肴饌甚多，而不睹人物。亦不敢食之，乃出山門。有人渭曰：「此天倉也。」明話於賓交，或曰：「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，中有自然飲食，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。」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之。入洞可十許裏，猶須執炬，十里外漸明朗，又三五里，豁然與人世無異。崖室極廣，可容千人，其下平整，有石床羅列，床上有飲食名品極多，皆若新食，軟美甘香。靈諷拜而食之，又割開三五所，請以奉於薛公為信。及齎出洞門，形狀宛然，皆化為石矣。洞中左右有散麵、溲麵、堆鹽、積豉，不知紀極。又行一二里，溪水迅急，既闊且深。隔溪見山川、居第

歷然，不敢渡而止。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，皆長二三尺，繞如有人行處。薛公聞之，歎異靈勝，而莫窮其所以也。餘按《地理志》云：「少室山有仙，有九千年資糧留於山。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，從東角上四十里，得下，又上十里，得上定思，十里中有大石門，為中定思。自中定思出至崖頭下，有石室，中有水，多白石英。室內有自然經書、自然飲食。」與此無異矣。又天台山東有洞，入十餘里，有居人市肆，多賣飲食。乾符中，有遊僧入洞，經歷市中，饑甚，聞食香，買蒸餅啖之。同行一僧，服氣不食。既飽，行十餘里，出洞門，已在登州牟平縣界。所食之僧俄變為石。以此言之，王列石髓、張華龍膏，得食之者，亦須累積陰功，天挺仙骨，然可上登仙品。若常人啖之，必化為石矣。

蜀民

蜀民遇晉氏饑歉，三五輩挾木弓竹矢，入白鹿山，捕獵以自給。因值群鹿駭走，分路格之。一人見鹿人兩崖間，才通人過。隨而逐之，行十餘步，但見城市櫛比，閭井繁盛，了不見鹿。徐行市中，因問人曰：「此何處也？」答曰：「此小成都耳，非常人可到，子不宜久住。」遂出石穴，密誌歸路，以告太守劉惛。惛使人隨往，失其舊所矣。庾仲雍《荊州記》曰：「武陵西，陽縣南數里，有孤山，岩石峭拔。上有蔥，自成畦壟。拜而乞之，輒自拔。食之甚美。山頂有池，魚鱉至七月七日，皆出而遊半岩。室中有書數千卷，昔道士所遺經也。」元嘉中，有蠻人此山射鹿，入石穴中，蠻人遂之。穴傍有梯，因上梯，即豁然開朗，別有天日。行數十步，桑果蔚然，阡陌平直，行人甚多。蠻人驚遽而出，旋削樹記路。卻結伴尋之，無復知處所。顧野王云：「天地之內，名山之中，神異窟宅，非止一處。」則桃源、天台，皆其類也。

康知晦

康知晦者，教坊樂官康赫赤之子。幻而挺特，好古從善，常有雲泉放曠之志。多詼諧，頗敏辯。常自子午穀抵金州，半歲而還。每值水石幽勝，必留連賞玩。忽穀行次，聞雷霆風雨之聲，在近山之側，尋亦云物開霽，而山溪泛濫。水上有一老人，乘槎而來，沿岸而謂康曰：「子有道氣，將有所得。然十年之間，四海沸騰，九州輻裂，王室多難，卒未可平。當深居遠害，勿近王公大臣，以保元吉。餘有鬼穀九宮之書，以授於子。善審吉方，自謀避地也。」言訖，泛泛而去，水亦驟退，山路復通。廉受書，按而行之，占往知來，考定吉凶，雖京房、管輅，莫能過也。老人使棲息於道，康乃冠簪，居永樂裏開元觀西廡之南軒。朝野請益，相屬於道。將欲卜居中條，未暇理策。左軍中尉韓公

文約，使人三召之，不得已而謁焉，即署軍職，加之憲禦，以金魚、玉帶、衣馬、靴笏，並以授之。康即冠帶，庭謝而歸，謂其子曰：「相逼若此，不可復留矣。」明旦，無疾而卒。數日肌膚香潔，人以為屍解焉。自是中原戈甲，四方用武，咸依老叟之言。其所授之書，名《命樞寶章》也。

僧悟玄

僧悟玄，不知何許人也。雖寓跡緇褐，而潛心求道，自三江、五嶺、黔、楚諸名山，無不遊歷。每遇洞府，必造之焉。入峨眉山，聞有七十二洞，自雷洞之外，諸崖石室邃穴之所，無所遺焉。偶歇於巨木之下，久之，有老叟自下而上，相揖而坐，問其所詣。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，叟曰：「名山大川皆有洞穴，不知名字，不可輒入訪。須得《洞庭記》、《嶽瀆經》，審其所屬，定其名字，的其里數，必是神仙所居，與經記相合，然後可遊耳。不然，有風雷洞、鬼神洞、地獄洞、龍蛇洞，誤入其中，害及性命，求益反損，深可戒也。」悟玄驚駭久之，謝其所教，因問曰：「今峨眉洞天，定可遊否？」叟曰：「神仙之事，吾不敢多言，但謁洞主，自可問耳。」悟玄又問：「洞主為誰？」叟曰：「洞主姓張，今在嘉州市門，屠肉為事，中年而肥者是也。」語訖別去。悟玄復至市門求之，張生在焉。以前事告之，張曰：「無多言也。」命其妻烹肉，與悟玄為饌，以肉三器與之。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，張曰：「遊山須得氣力，不至饑乏，然後可行。若不食此，無由得到矣。」勉之再三，悟玄亦心自計度，恐是神仙所試，不敢違命。食盡二器，厭飲彌甚，張亦勸之，固不能食矣。食訖求去，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，曰：「入山至棋峰下，值某洞門，有長松，下有洄溪，上有峭壁，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。以此瓦扣之三二十聲，門開則入。每遇門則叩之，則神仙之境可到矣。」依其教入山，果得洞，與所指無異。以瓦叩之，良久，峭壁中開。洞內高廣平穩，可通車馬，兩面皆青石瑩潔，時有懸泉流渠，夾路左右。凡行十餘里，又值一門，叩之復開，大而平闊，往往見天花夾道，所窺見花卉之異、人物往來之盛，多是名姝麗人、仙童玉女，時有仙官、道士、部仵、車騎，憧憧不絕。又值一門，叩之彌切，瓦片碎盡，門竟不開。久之，聞震霆之音，疑是山石摧陷，惶懼而出。奔走三五十步，已在洞門之外，無復來時景趣矣。復訪洞主，已經月餘，屠肆宛然，而張生已死十許日矣。自此誌棲名山，誓求度世，復入峨眉，不知所之矣。

費冠卿

費冠卿者，池州人也。進士擢第，將歸故鄉，別相國鄭餘慶。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，喜

費之行，托以寓書焉。手劄盈幅，緘授費，戒之曰：「劉令久在名場，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，以其褊率，不拘於時，舍高科而就此官，可善遇之也。」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，貴其因所慰薦，稍垂青眼。公然之，發函批數行，復緘之如初。費至秋浦，先投刺於劉。劉閱刺，委諸案上，略不顧眄。費悚立俟命，久之而無報，疑其不可幹也，即以相國書授閽者。劉發緘覽畢，慢罵曰：「鄭某老漢，用此書何為？」襞而棄之。費愈懼，排闥而入，趨拜於前。劉忽憫然顧之，揖坐與語。日已暮矣，劉促令投店。費曰：「日已昏黑，或得逆旅之舍，已不及矣。乞於廳廡之下，席地一宵，明日卻詣店所。」即自解囊裝，舒氈席於地。劉即拂衣而入，良久，出曰：「此非延賓之所，有一閣子可以憩息，仆乘於外可也。」即令左右引仆夫、衛子，分給下處，劉引費，挈氈席入廳後對堂小閣子中。既而閉門，鎖係甚嚴。費莫知所以，據榻而息。是夕月明，於門竅中窺其外，悄然無聲，見劉令自執帚畚，掃除堂之內外，庭廡階壁，靡不周悉。費異其事，危坐屏息，不寐而伺焉。將及二更，忽有異香之氣非常，非人世所有。良久，劉執版恭立於庭，似有所候。香氣彌甚，即見雲冠紫衣仙人，長八九尺，數十人擁從而至。劉再拜稽首，此仙人直詣堂中，劉立侍其側。俄有筵席，羅列肴饌、奇果，香閣中。費聞之，已覺神清氣爽。須臾，奏樂飲酒，命劉令布席於地，亦侍飲焉。樂之音調，亦非世間之曲。仙人忽問曰：「得鄭某信否？」對曰：「得信，甚安。」頃之，又問：「得鄭書否？」對曰：「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，得書。」笑曰：「費冠卿且喜及第也，今在此耶？」對曰：「在。」仙人曰：「吾未合與之相見，且與一杯酒，但向道，早修行，即得相見矣。」即命劉酌一杯酒，送閣子中。費窺見劉自呷酒了，即於階下盆中水投之。費疑而未飲，仙人忽下階，與徒從乘雲而去。劉拜辭嗚咽，仙人戒曰：「爾見鄭某，但令修行，即得相見也。」既去也，劉令即詣閣中，見酒猶在，驚曰：「此酒萬劫不可一遇，何不飲也？」費力爭，得一兩呷。劉即與冠卿為修道之友，卜居九華山。以左拾遺徵，竟不起。鄭相國尋以去世，劉、費頗秘其事，不知所降是何仙也。

紫邏任叟

鄭南海為牧梁宋，其表弟進士劉生，寓居汝州，州有紫邏山，即神仙靈境也。劉以寓居力困，欲之梁宋求救，因行詣藥肆中。既坐，有樵叟倚擔於壁，亦坐焉。主人連叱之曰：「此有官客，何忽搪揆！」劉斂衽而起，謂主人曰： 「某閑人也，樵叟所來，必有所求，或要藥物，有急難所請，不可令去。」懇揖叟，令坐，問其所要。叟曰：「請一幅紙及筆硯耳。」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。叟揮毫自若，書畢，以授於劉。書曰：「承欲往梁宋，梁宋災方重，旦夕為人訟。承欲訪鄭生，鄭生將有厄，即為千里客，兼亦變衫色。紫邏樵叟任某書呈。」劉覽，驚異，筆勢邁逸，超逾常倫。看讀之際，失叟所在。月餘，

鄭為人所訟，黜官千里之外，皆如其言。劉即於紫邏葺居，物色求訪，不復見叟。世寶其書，巢寇犯闕，方失其所在也。

朱含貞

朱含貞者，晉陵道士也，居龍興觀之東軒。素以清貧，而精奉香火，孜孜焉，未嘗少怠。大中丙子歲，道士馬自然落魄江浙間，率以杯酒娛逸為事。然時人異之，疑其有道者也。每詣含貞，必以為請，含貞常力以奉之。居歲餘，謂含貞曰：「我久遊江浙，今將北行。嵩、洛、鎮、華，皆神仙之府，餐和味道，道士不可不遊也。子有修勵之志，而寡香膏之資，有憫物之心，而無拯救之效，亦可歎也。」因以三符授之曰：「可以給終身之衣食，增無涯之陰功。第以玉篆救之，雖千妖百疾，靡不愈也。初以一符攻之，未致效者，即發其二，大效不過於三也。多恤貧病，少務金帛，功充德全，道不遠矣。」因命版，題二十字詩於其廡下曰：「世有無窮事，生知遂曰春。問程方外路，直是上清人。」署其名曰：「山客馬自然書。」書畢別去，不復見矣。後數年，傳云君白日升天。含貞自是符術大效，姑蘇、餘杭、金陵、淮海，東西南北千餘里，飛書寄信請其救者，不知紀極。因其所得之緡錢，創東聖祖院，丹翠金碧，圖繪之麗，盛著一時。含貞壽七十餘，無疾而終。咸謂其預於道籍，解脫之流也。

吳善經

吳善經，嵩山學道十餘年，博尋洞府，周歷幽勝。忽值一洞，門廣丈餘，高五六尺。徐行而入，漸覺博寬。燭滅，路遠無復計。捫拊稍進，又二三里，即覺似濃煙霧中。如此數里，豁然明朗，山川洞開，四顧極遠。視一岩窟之下，有道士五六人。奔往禮謁，比至，唯一人在焉。善經拜禮修謁，自陳遭遇之幸，乞以延生度世之要。仙者欣然授之曰：「子之勤誌，頗為難偕，今得值我，已是積善所鍾矣，度世之道，須青籙著名，天挺仙骨，未易言也。然子慕道之志，亦可憫焉。第還人間，後當重會耳。」因指石床上，有書數軸，令取一軸來。依教取之，仙者笑曰：「未可教以出世之道，且讀此，可以於人間整敘經文，辯識天文玉字，以佐王者，增爾善功耳。」因使讀之，善經一無識者。即授以指訣，丁寧再三。善經了然頓悟，一一詳識。即令出山，指以他徑。頃之，已在洛下矣。自此，經中玉篆赤書、寶章真訣，晨讀詳熟，與隸書無異。憲宗皇帝修內殿，於鬥拱內得符一函，中外無有識者。或言善經有天篆之鑒，如入殿內，示之。披讀周悉，輒無凝滯。賜以金帛，即令注解以進，命太清宮別敕供給。興唐觀道士瓊，執弟子之禮，備得其訣。瓊以天書玉字，寫《道德》二經、《黃庭》內外篇、《生神》、《度人》、

《消災》諸經幾十卷，又注解《三洞籙》符篆，以為正音。咸通中，召於大內三宮，授夷希先生萬羽客等七百人法篆。所寫《玉篆經》，未果上進，瓊以沒，故詔諡為昭玄先生。善經在洛下，九十餘，貌若嬰孩，齒髮不衰。言遊五嶺，不知所在。昭玄去世，已九十餘矣。昭玄所書《玉篆經》，上饒道士吳方夷得之，將往華山中，方避黃巢之亂，因散失焉。

楊晦之

楊晦之，自長安東遊吳楚，至烏江，聞王先生頗有道術，因就門謁之。先生玄巾褐衣，隱几而坐，風骨清美。晦之再拜備禮，先生拱揖，命坐其側，語義高暢，不覺至夕，即八月十二日也。先生召其女七娘者，乃一老嫗，年七十餘，齒髮盡衰，行步俯傴而至。先生謂晦之曰：「此吾女也，惰不好道，今且老矣。」既而謂七娘曰：「爾為吾刻紙，作今夕月，置於室之東垣上。」頃之，七娘以紙月施於東垣上，俄而奇光煥發，一室之內，纖毫盡辨。先生與晦之玩話於室內，寒氣逼人，如在天半矣。及曉，將別，先生以杖劃其庭塵土，晦之暝視其所居，則崖壑萬仞，叢木參天，前有積水，目之不極，晦之與先生立於水濱。驚悸歎駭，謂先生曰：「何變化之如此耶？昨宵之遇，今朝之睹，豈非仙家一夕，人世千年耶？」先生笑曰：「吾以為娛耳。」振衣揮斥，逡巡則門庭如舊。晦之馳去，莫敢顧眄矣。

清河房建

清河房建，居舍山，尚奇好道，常授六甲符、九章真籙，積二十年。後至衡山，遇一道流，與語，及詰上仙都蓬萊，方丈靈奇之事，一一皆若涉歷。旬餘相依，不能舍去。建將之南海，道流謂曰：「餘常遊南海，今十年矣。護軍李侯遺我玉簪，我以君好道，今以相贈，君其寶之。」是歲秋，建至南海，獨遊開元觀北軒，有塑二真人，一曰左玄，一曰右玄。視左玄之狀，與衡山所遇道流無異，歎駭久之。顧其冠，即無簪矣。因問觀中道流：「此真人何謂而闕其簪耶？」道流曰：「十年前，護軍李侯常以玉簪飾真人之冠，亡之數月矣。」建具述衡山所贈簪之事，囊中出玉簪，歸於真人矣。

僧契虛

僧契虛，姓李，其父開元中為御史。契虛幼好浮屠氏，年二十，髡髮衣褐，居長安中佛舍。及明皇幸蜀，羯胡陷兩京，契虛乃入太白山，食柏葉，絕粒。遇道士喬君，清瘦高

古，髭鬢皎白，謂契虛曰：「師神骨孤秀，後當寓遊仙都。」契虛謙謝之，喬君曰：「異日，師於商山，備食物於逆旅。有　　子，必犒而饋焉。或有問師所求，但言願遊稚川，當有　　子導師去矣。」及祿山破，上皇還京，天下息兵，契虛即於商山旅舍備食膳，遇　　子而饋焉。近數月，饋　　子數百人，食畢輒去，無問者。契虛稍息，為喬君見欺，將歸長安。忽遇川　　子，年甚少，問契虛所詣，答曰：「願遊稚川，積有年矣。」　　子驚曰：「稚川，仙府也，安得而至乎？」契虛曰：「幼而好道，曾遇至人，勸遊稚川，但不知其路耳。」　　子曰：「與我偕行，可以到也。」於是與之俱至藍田上，理行具，登玉山，涉危險，逾岩巇，八十餘里，至一洞穴，水自洞側而出。　　子與契虛運石填水，三日而水絕，俱至洞中，昏晦不可辨。遙見一門，在十數里外，望門而去。既出洞外，風日恬煦，山水清麗。凡行百餘里，登一高山，攢峰迥拔，石徑危峻。契虛眩惑，不敢前去，　　子曰：「仙都近矣，無自退也。」挈其手而登。既至山頂，緬然平坦，下視山峰川原，杳不可辨。又行百餘里，入一洞中，又數十里。及出洞，見積水無窮，中有石徑，才橫尺餘，長且百里。　　子引之，躡石而去。頗加悚慄，不敢顧視。即至一山，下有巨木，煙景繁茂，高數十尋。　　子登木長嘯，久之，風生林杪。俄有巨索，自山頂懸竹橐而下。　　子與契虛入竹橐中，閉目危坐，勢如騰飛，舉巨緪引之。即及山頂，有城邑宮闕，璣玉交映，在雲物之外。〈（後有缺文逸進文）〉

劉子南

劉子南者，乃漢冠軍將軍、武威太守也。從道士尹公。受務成子螢火丸，辟疾病、疫氣、百鬼、虎狼、蟲蛇、蜂蠆諸毒，及五兵白刃、賊盜凶害。用雄黃、雌黃各二兩，螢火、鬼箭、蒺藜各一兩，鐵槌柄，燒令焦黑，鍛灶中灰、羖羊角各一分半，研如粉麵，以雞子黃並丹雄、雞冠血，丸如杏仁大者。以三角絳囊盛五丸，常帶左臂上。從軍者係腰中，居家懸戶上，辟盜賊諸毒物。子南合而佩之。永平十二年，於武威邑界遇虜，大戰，敗績，餘眾奔潰，獨為寇所圍。矢下如雨，未至子南馬數尺，矢輒墜地，終不能中傷。虜以為神人也，乃解圍而去。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為軍者，皆未嘗被傷。喜得其驗，傳世寶之。漢末，青年道士封君達得之，以傳安定皇甫隆，隆授魏武帝，乃稍傳於人間。一名冠軍丸，亦名武威丸，今載在《千金翼》中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四）

道士王纂

道士王纂者，金壇人也。居馬跡山，常以陰功救物，仁逮蠢類。值西晉之末，中原亂離，饑饉既臻，疫癘乃作。時有毒瘴，殞斃者多，閭里凋荒，死亡枕藉。纂於靜室，飛章告

玄，三夕之中，繼之以泣。至第三夜，有光如晝，照其家庭。即有瑞風景雲，紛鬱空際。俄而異香天樂，下集庭中，介金執銳之士三千餘人，羅列若有所候。頃之，珠幢寶幡，霓旆羽節，紅旗錦旆各二，相對前引，幢居其前，節最居後。又四青童執花捧香，二侍女捧案，地舒錦席，前立巨屏，左右龍虎將軍、侍從官將，各二十許人，立屏兩面，若有備衛焉。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、神五十人，次龍虎二君之外，班列肅如也。須臾，笙簧駭空，自北而至，五色奇光，灼爍豔逸。一人佩劍持版而前，告纂曰：「太上道君至矣。」於是，百寶大座自空而下，太上大道君，侍二真人、二天帝，在座之上。道君五色蓮花，二真、二帝立侍焉。纂拜手迎謁，跪伏於地。道君曰：「子潛念生民，形於章真，刳心投血，感動幽冥。地司列言，吾得以鑒躬於子矣。」纂匍匐禮謝竟，道君告曰：「夫一陰一陽，化育萬物，而五行為之用。五行互有相勝，各有盛衰，代謝推遷，間不容息，是以生生不停，氣氣相續，億劫已來，未始暫輟也。得其生者，合於純陽，升於天而仙；得其死者，淪於至陰，在地而為鬼。鬼物之中，自有優劣強弱，剛柔善惡，與人世無異。玉皇天尊。慮鬼神之肆橫害於人也，常命五帝三官。檢製部禦之，律令刑章，罔不明備。然而季世之民，澆偽者眾，淳源既散，妖詐萌生，不忠於君，不孝於親，違三綱五常之教，自投死地。由於六天故氣、魔鬼之徒，與歷代已來。將敗軍死，聚結為黨，亦戕害生民，駕雨乘風，因衰伺隙，為種種病，中傷極多。亦有不終天年，罹其夭枉者。昔於杜陽宮出《神咒經》，授真人唐平，使其流布，以救於物，民間有之。世人見王翦、白起之名，謂為虛誕。此蓋從來將領者，生為兵統，死為鬼帥，有功者遷為陰官，殘害者猶居魔屬，乘五行敗氣，為瘵為痡。然以陽為憚，以神咒服之，自當弭戢矣。今以《神化》、《神咒》二經，復授於子，按而行之，以拯護萬民也。」即命侍童，披九光之韞，以《神化經》及三五大齋之訣，授之於纂，曰：「勉而勤之，陰功克成，真階可冀也。」言訖，千乘萬騎，西北而舉，升還上清矣。纂按經品齋科，行於江表，疫毒鎮弭，生靈乂康。自晉及茲，蒙其福者。不可勝紀焉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五）

阮基

阮基者，河內人也。以周武帝建德七年，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，見一道士，坐松樹下，神狀奇異。基遂舍弓矢，稽首起居已。師命基曰：「可暫往觀中。」眺望岩間，忽有一童子，引基到觀門。台殿嚴麗，皆飾以金玉，土地清淨，皆紺碧琉璃，行樹端直，綠葉朱實，清風時起，鏘然有聲。基於門下觀覽，心神惶怖，載拜請退，即至師所。師笑曰：「汝不敢進邪？」基曰：「凡夫肉人，不識大道，忽於今日，得睹天堂。情誠喜悅，不能自勝。願師弘慈，濟基沈溺。」師曰：「汝積罪人也，先身微緣，今得遇我。汝命將盡，其奈之何？」基聞，不勝惶竦，叩頭千百，求乞生津。師遂令基舍惡從善，誓棄弓

矢。乃授基智惠上品十戒，兼為設蔬食，食訖令去。基載拜奉辭，師曰：「汝命絕之時，吾將度汝。」其年冬，基得暴病而卒，唯左手一指尚暖，家人不即葬之，三日而活，久能言。言云：初見黃衣使者二人，執文書，引基去。忽至一處，狀如台府。至屏門，使者引入，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，階前小吏數十人，皆執簿書，或青或黑。有一吏執黑簿，謂基曰：「汝積罪深厚，應入地獄。」基聞，倉卒惶怖，莫知何言。良久思之，忽憶聖師，心中作念：「初別之時，言『臨命絕時，必來度汝』，今日危困，幸垂救濟。」須臾，天西北瑞雲忽起，雲車冉冉，自空而下，直至階前，去地丈餘而止。乃見聖師在車中坐，冥官見之，皆稽首作禮。聖師曰：「我有弟子在此，故來度之。」乃取經一卷付基，基載拜跪受。題雲《太上救苦經》，令基讀之一遍。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。謂基曰：「可去，勿住此。深勤精進，後更與汝相見。」言訖，失師所在，唯覺香氣氛氳久之。乃見一黃衣使者，引基至家，唯聞家號泣之聲。基乃還活，凝坐良久，追憶夢中經，不遺一字。乃慎持念，遂抄錄，傳於世。復辭親友，入王屋山，莫知所在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五）

文廣通

文廣通者，辰溪縣滕村人也。縣屬辰州，泝州一百里，北岸次有膝村，廣通居焉。本漢辰陵縣。《武陵記》云：廣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，見有野豬食其稼，因舉弩射中之，流血而走。尋血蹤，越十餘里，入一穴中。行三百許步，豁然明曉，忽見數百家居止，莫測其由來。視所射豬，已歸村人圈中。俄有一叟出門云：「汝非射吾豬者乎？」文曰：「豬來犯仆，非仆犯豬。」翁曰：「牽牛蹊人之田，信有罪矣，而奪之牛者，罪又重矣。」文因稽首謝過，翁云：「過而知改，是無過矣。此豬前緣，應有其報，君無謝焉。」翁呼文通至廳上，見十數書生，皆冠章甫之冠，服縫掖之衣，有博士，獨一榻，面南談老子。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，彈一弦琴，而五聲自韻。有童子酌酒，呼令設客。文飲半酣，四體怡然，因爾辭退。觀其墟陌、人事，不異外間，覺其清虛獨遠，自是勝地，徘徊欲住。翁乃遣小兒送之，令堅關門，勿復令外人來也。文與小兒行，問其始末，答曰：「彼諸賢避夏桀難來此，因學道得仙。獨榻座談老子者，昔河上公也。仆漢時山陽王輔嗣，至此請問老子滯義。仆自掃門已來，於茲十紀，始蒙召進，得預門人，猶未深受要訣，隻令守門。」至洞口，分別殷勤，自言相見未期。文通自所入處，見所用弩皆已朽斷，初謂少頃，已十二年矣。文通家已成喪訖，聞其歸，乃舉村驚疑。明日，與村人尋其穴口，唯見巨石塞之，燒鑿不可為攻焉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八）

郭子儀

郭子儀，華州人也。初從軍沙塞間，因入京催軍食，回至銀州十數里。日暮，忽風砂陡暗，行李不得，遂入道傍空屋中，籍地將宿。既夜，忽見左右皆有赤光。仰視空中，見軿輜車、繡屋，中有一美女，坐床垂足，自天而下，俯視子儀。拜祝云：「今七月七日，必是織女降臨，願賜長壽富貴。」女笑曰：「大富貴，亦壽考。」言訖，冉冉升天，猶正視子儀，良久而隱。子儀後立功貴盛，威望烜赫。大曆初，鎮河中，疾甚，三軍憂懼。子儀請禦醫及幕賓王延昌、孫宿、趙惠伯、嚴郢等曰：「吾此疾，自知末到衰殞。」因話所遇之事，眾稱賀忻悅。其後拜太尉、尚書令、尚父，年九十而薨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九）

韓滉

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，頗強悍自負，常有不軌之志。一旦，有商客李順，泊船於京口堰下，夜深滉斷，漂船不知所止。及明，泊一山下，風波稍定。上岸尋求，微有鳥徑。行五六里，見一人，烏巾、岸幘、古服，與常有異，相引登山。詣一宮闕，台閣華朋，迨非人間。入門數重，庭除甚廣。望殿遙拜，有人自簾中出，語之曰：「欲寓金陵韓公一書，無訝相勞也。」則出書一函。拜而受之。讚者引出門，送至舟所。因問讚者曰：「此為何處也？恐韓公詰問，又是何人致書？」答曰：「此東海廣桑山也，是魯國宣父仲尼，得道為真官，理於此山。韓公即仲由也，性強自恃，夫子恐其掇刑網，致書以諭之。」言訖別去。李順卻還舟中，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：「安坐，勿驚懼，不得顧船外，逡巡則達舊所。若違此戒，必致傾覆。」舟中人皆如其言，不敢顧視，舟行如飛，頃之，復在京口堰下，不知所行幾千萬里也。既而詣衙，投所得之書。韓公發函視之，古文九字，皆科鬥之書，了不可識。詰問其由，深以為異。拘縶李順，以為妖妄，欲加嚴刑。復博訪能篆籀之人數輩，皆不能辨。有一客，疣眉古服，自詣賓位，言善識古文。韓公見，以書示之。客捧書於頂，再拜賀曰：「此孔宣父之書，乃夏禹科鬥文也。文曰：告韓滉，謹臣節，勿妄動。」公異禮加敬。客出門，不知所止。韓慘然默坐，良久了然，自憶廣桑之事，以為非遠，厚禮遣謝李順。自是恭黜謙謹，克保終始焉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九、《三洞群仙錄》卷一八）

羅公遠

羅公遠，本鄂州人也。刺史春設，觀者傾郡，有一白衣人長丈餘，貌甚異，隨群眾而至。門衛者皆怪之。俄有小童傍過，叱曰：「汝何故離本處，驚怖官司耶？不速去！」其人

遂攝衣而走。吏乃擒小童至宴所，具白於刺史。刺史問其姓名，云：「姓羅，名公遠，自幼好道術。適見守江龍上岸看，某趣令回。」刺史不信，曰：「須令我見本形。」曰：「請俟後日。」至期，於水濱作一小坑，深才一尺，去岸丈餘，引水入。刺史與郡人並看。逡巡，有魚白色，長五六寸，隨流而至，騰躍漸大。青煙如線，起自坎中。少頃，黑氣滿空，咫尺不辨。公遠曰：「可以上津亭矣。」未至，電光注雨如瀉。須臾即定，見一大白龍於江心，頭與雲連，食頃方滅。時玄宗酷好仙術，刺史具表其事以迸。時玄宗與張果、葉法善棋，二人見之大笑曰：「村童事亦何解？」乃各握棋子十數枚，問曰：「此有何物？」曰：「空手。」及開，果無，並在公遠處。方大駭異，令與張、葉等齒坐。劍南有果初進，名為日熟子，張與葉以術取，每過午必至。其日，暨夜都不到，相顧而語曰：「莫是羅君否？」時天寒圍爐，公遠笑，於火中素樹一箸，及此除之，遂至。葉詰使者，云：「欲到京，焰火亙天，無路可過，適火歇，方得度。」從此眾皆敬伏。開元中，中秋望夜，時玄宗於宮中玩月。公遠奏曰：「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？」乃取拄杖向空擲之，化為大橋，其色如銀，請玄宗同登。約行數十里，精光奪目，寒色侵人，遂至大城闕。公遠曰：「此月宮也。」見仙女數百，皆素練寬衣，舞於廣庭。玄宗問曰：「此何曲也？」曰： 「《霓裳羽衣》也。」玄宗密記其聲調，遂回。卻顧其橋，隨步而滅。且召伶官，依其聲調作《霓裳羽衣曲》。時武惠妃尤信金剛三藏。玄宗幸功德院，忽苦背癢，公遠折竹枝，化七寶如意以進。玄宗大悅，顧謂三藏曰：「上人能致此乎？」曰：「化幻化耳，臣為陛下取真物。」乃袖中出七寶如意以進，公遠所進者即時化為竹枝耳。及玄宗幸東洛，武妃同行，在上陽宮麟趾殿，方將修殿。其庭有大方梁數丈，經六七尺。時公遠、葉尊師、金剛三藏皆侍從焉，玄宗謂葉尊師曰：「吾方閑悶，可試小法以為樂也。師試為朕舉此方木。」葉受詔作法，方木一頭揭數尺，而一頭不起。玄宗曰：「師之神力，何其失耶？」葉曰：「三藏使金剛善神，眾壓一頭，故不舉。」時玄宗奉道，武妃宗釋。武妃頗有悅色，三藏亦陰心自歡，惟公遠低頭微哂。玄宗謂三藏曰：「師神咒有功，葉不能及，可為朕咒法善入澡瓶乎？」三藏受詔置瓶，使法善敷座而坐，遂咒法《大佛頂真言》，未終遍，葉身欻就瓶，不三二遍，葉舉至瓶嘴，遍訖，拂然而入瓶。玄宗不悅，良久，謂三藏曰：「師之功力，當得自在，既使其入，能為出乎？」三藏曰：「是僧之本法也。」既咒之，誦《佛頂真言》數遍，葉都不出。玄宗曰：「朕之法師，今為三藏所咒而沒，不得見矣。」武妃失色，三藏大懼。玄宗謂公遠曰：「將若之何得法善旋矣？」公遠笑曰：「法善不遠。」良久，高力士奏曰：「葉尊師入。」玄宗大驚曰：「銅瓶在此，自何所來？」引入問之，對曰：「寧王邀臣吃飯，麵奏的不放，臣適寧王家食訖而來。不因一咒，何以去也？」玄宗大笑，武妃、三藏皆賀。已而使葉設法籙。於是取三藏金闌袈裟摺之，以盆覆之，葉禹步叩齒，繞三匝，曰：「太上老君攝去。」盆下袈裟之縷，隨色皆攝，各為一聚。三藏曰：「惜哉金闌，至毀如此。」

玄宗曰：「可正乎？」葉曰：「可。」又覆之，咒曰：「太上老君正之。」啟之，袈裟如故。葉又取三藏缽，燒之烘赤，手捧以合三藏頭，失聲而走。玄宗大笑。公遠曰：「陛下以為樂，乃道之末法也，葉師何用逞之？」玄宗曰：「師不能為朕作一術，以歡朕耶？」公遠曰：「請更問三藏法術何如。」三藏曰：「貧道請收固袈裟，試令羅公取，取不得則羅公輸，取得則僧輸。」於是令就道場院為之。三藏結壇焚香，自於壇上跏趺作法，取袈裟，貯之銀合，又安數重木函，皆有封鎖，置於壇上。玄宗與武妃、葉公皆見中有一重菩薩，外有一重金甲神人，外以一重金剛圍之，賢聖比肩，環繞甚嚴。三藏觀守，目不暫舍。公遠坐繩床，言笑自若，玄宗與葉公皆視之。數食頃，玄宗曰：「何太遲遲，得無勞乎？」公遠曰：「臣鬥力，安敢自衒其能？但在陛下使三藏啟觀耳。」令開函取袈裟，雖封鎖依然，中已空矣。玄宗大笑。公遠奏曰：「請令人於臣院內，敕弟子開櫃取來。」即令中使取之，須臾袈裟至。玄宗問之，公遠曰：「菩薩力士，聖之中者，甲兵諸神，道之小者，皆可功參上界。至於太上至真之妙，非術士所知。適使玉清神女取之，則菩薩金剛不見其形，取若坦途，何礙之有？」玄宗大悅，賞齎無數，而葉公、三藏然後伏焉。時玄宗欲學隱遁之術，對曰：「陛下玉書金格，以簡於九清矣。真人降化，保國安人，誠宜習唐虞之無為，繼文景之儉約，卻寶劍而不禦，棄名馬而不乘。豈可以萬乘之尊，四海之貴，宗廟之重，社稷之大，而輕徇小術，為戲玩之事乎？若盡臣術，必懷璽入人家，困於魚服矣。」玄宗怒，罵之。遂走入殿柱中，數玄宗之過。玄宗愈怒，易柱破之，復入玉碣中。又易碣，破之為數十片，悉有公遠之形。玄宗謝之，乃如故。玄宗後又堅學隱形之術，強之不已，因而教焉。然托身隱，常有不盡，或露裾帶，或見影跡。玄宗怒，斬之。其後數歲，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，見公遠於黑水道中，披雲霞衲帔，策杖徐行。仙玉策馬追之，常去十餘步，竟莫能及。仙玉呼曰：「天師雲水適意，豈不念內殿相識耶？」公遠方佇立顧之。仙玉下馬，拜謁訖，從行數里。官道側俯臨長溪，旁有巨石。相與渡溪，據石而坐，謂仙玉曰：「吾棲息林泉，以修真為務。自晉咸和年入蜀，訪師諸出，久晦名跡。聞天子好道崇玄，乃舍煙霞放曠之樂，冒塵世腥膻之路，混跡雞鶩之群，窺閬蜉蝣之境，不以為倦者，蓋欲以至道之貴，俯教於人主耳。聖上延我於別殿，遽以靈藥為索。我告以人間之腑髒，葷血充積，三田未虛，六氣未潔，請俟他日以授之，以十年為限。不能守此誡約，加我以丹頸之戮，一何遑遽哉！然得道之人，與道氣混合，豈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於我哉？但念主上列丹華之籍，有玉京交契之舊，躬欲度之，眷眷之情，不能已已。」因袖中出書一緘，謂仙玉曰：「可以此上聞，雲我姓維，名厶申，靜真先生弟子也。上必寤焉。」言罷而去，仍以蜀當歸為寄，遂失所在。仙玉還京師，以事及所寄之緘奏焉。玄宗覽書，惘然不懌。仙玉出，公遠已至，因即引謁。玄宗曰：「先生何改名姓耶？」對曰：「陛下嘗去臣頭，固改之耳。羅字去頭，維字也；公字去頭，厶字也；遠字去頭，　字也。」玄宗稽首陳過，願舍其

尤。公遠欣然曰：「蓋戲之耳。夫得神仙之道者，劫運之災，陽九之數，天地淪毀，尚不能害，況兵刃之屬，那能為害也？」異日，玄宗復以長生為請，對曰：「經有之焉：『我命在我，匪由於他。』當先內求，而外得也。刳心滅智，草衣木食，非至尊所能。」因以《三峰歌》八首，以進焉。其大旨乃玄素黃赤之使，還嬰溯流之事。玄宗行之逾年，而神逸氣旺，春秋愈高，而精力不憊。歲餘，公遠去，不知所之。天寶末，玄宗幸蜀，又於劍門奉迎鑾輅，衛至成都，拂衣而去。及玄宗自蜀還京，方悟蜀當歸之寄矣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二，雲出《神仙感遇傳》及《仙傳拾遺》，《逸史》等書）

蕭靜之

蘭陵蕭靜之，舉進士不第。性頗好道，委書策，絕粒煉氣，結廬漳水之上。十餘年，而顏貌枯悴，齒髮凋落。一旦引鏡而怒，因遷居鄴下，逐市人，求什一之利。數年而資用豐足，乃置地葺居。掘得一物，類人手，肥而且潤，其色微紅。歎曰：「豈非太歲之神，將為崇耶？」即烹而食之，美，既食盡，逾月而齒髮再生，力壯貌少，而莫知其由也。偶遊鄴都，值一道士，顧靜之，駭而言曰：「子神氣若是，必嘗餌仙藥也。」求胗其脈焉，乃曰：「子所食者，肉芝也。生於地，類人手，肥潤而紅。得食者，壽同龜鶴矣。然當深隱山林，更期至道，不可自混於臭濁之間。」靜之如其言，舍家雲水，竟不知所之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）

二十七仙

唐開元中，玄宗皇帝晝景宴居，昏然思寐。夢二十七仙人云：「我等二十八宿也，一人寓直，在天不下。我等寄羅底間三年矣，與陛下鎮護國界，不令戎虜侵邊。眾仙每易形，混跡遊處耳。」既寤，敕天下山川郡縣，有「羅底」字處訪之，竟不能得。他夕，又夢云：「有音樂處是也。」再詔訪焉。於寧州東南五里，有地名羅川，川上有縣，縣以川名。有羅州山，相傳有洞穴，而翳薈不通，樵牧者聞音樂之聲。詔使尋之，久而不見。忽有白兔出於林中，逕入崖下。尋所入，而得嵌竇焉。石室寬博，中有石像二十七真，得之以進。乃於內殿設位，晨夕焚香，躬自瞻謁。命夾紵工作二十七像，送於本洞，於其處置通聖觀，改縣為真寧以旌之，賜寶香及爐。爐今猶在，鄉里之人言：昔年有底老者，不知所來，龐眉皓髮，異於他叟，或出或處，鄉俗咸敬之。於山下賣酒，常有異人來飲，或藥童樵父，來往其家。一旦，眾異人謂底老曰：「加其醞，更一飲，不復來矣。」如其言，加釀以待焉。釀熟，群仙果至。飲酣，居下者一人與坐云：「我請刻眾仙之形，以留於世。」乃取石二十七片，刻成二十七人，俄頃之間，備得眾仙真容，置於洞

中，依飲時列坐，皆誌仙之名氏於其背。安訖而散去，底老亦不復知所之。時人咸謂仙舉也。底老者，疑其氐宿耳。後著作郎東門誥，為讚序以紀之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九）

韋弇

韋弇字景照，開元中，舉進士下第，遊蜀。時將春暮，勝景尚多，與其友尋花訪異，日為遊宴。忽一旦，有請者曰：「郡南十里許，有鄭氏林亭，花卉方茂，有出塵之勝，願偕遊焉。」弇喜，遂與俱，果南十里。得鄭氏亭焉。端室巍巍，橫然四峙，山門花辟，曲徑煙矗。眙而望之，不暇他視，真塵外景也。俄而延弇升巨亭之上，回廊環構，飾以珠玉，殆非人世所有。即引見仙子十數，左右侍衛，華裾靚妝，亦非常世所睹。中有一人與弇語，弇遍拜，且詰之。美人曰：「聞吾子西遊蜀都，歷訪佳景。春煦將盡，花卉芳妍，願聊奉一醉，無以延款為疑也。」既坐，即張樂飲酒。其陳設肴膳，奇味珍果，既非世之所嘗；金石絲竹，雅音清唱，又非世之所聞。弇乘間問曰：「某自上國，歷二京，至於帝宅尊嚴，侯家繁盛，莫不見之。今之所睹，固不可偕矣。然女郎何為若此之貴耶？」美人曰：「餘非人間人，此蓋玉清仙府也。適欲奉召，假以鄭氏之亭耳。餘有新曲，名曰《紫雲》。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，餘以此樂授於吾子，而貢於聖唐之君。以此相托，可乎？」弇曰：「某一儒生耳，在長安中，區區於九陌，以幹一名，望天子門不可見，又非知音者，若將貢新曲？固不可為也。」美人曰：「君既不能，餘當寓夢而授於天子。然子已至此，亦道分使然，願以三寶為贈，子其售之，可畢世之富也。」飲畢，命侍者出一杯，謂之碧瑤杯，光瑩洞徹；又出一枕，謂之紅蕤枕，似玉而栗，其文微紅，而光彩瑩朗；又出一紫玉函，似布，光彩甚於玉。俱授於弇。拜而謝之，即別去。行未及一里，回顧，失向亭台，但荒榛而已。遂挈寶入長安。明年復下第，東遊廣陵。胡商詣弇，以訪其寶，出而示之，胡人拜而言曰：「此玉清真人之寶，千萬年人無見者，信天下之奇貨矣。」以數十萬金易而求之，弇以大富。因築室江都，竟不求聞達，亦不知所終焉。後數年，玄宗夢神仙十餘人，持樂器集於庭，奏曲以授，請為中原正始之音，曲名《紫雲》。既晨興，即以玉笛吹而習之，傳於樂府。此乃符弇之所遇，欲使弇上奏之曲也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三）

於濤

於濤者，唐宰相琮之侄也。隨琮南遷，途經平望驛，維舟方食，有一叟自門而進，直抵廳側小閣子，以詣濤焉。叟之來也，驛吏疑從相國而行，不之問，相國疑是驛中人，又不之詰。既及濤所憩，濤問叟何人也，對曰：「曹老兒。」問其所來，對曰：「郎君極

有好官職，此行不用憂。」濤方將遠陟，深抱憂慮，聞其言，欣然迎待，揖之即席。濤與表弟前秘書省薛校書俱與之語，問其所能，云：「老叟無解，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，不可一一敘之，請濡毫執筆，隨語記錄之也。」如是，濤隨叟所授數章，詞多隱密，迨若謠讖，亦敘相國牽復之事。因問薛校書如何，叟曰：「千里之外，遇西則止，其有官職，雖非真刺史，亦作假郡守。」濤又問：「某京中宅內事，可以知否？」叟俯首良久，曰：「京宅甚安，今日堂前有某夫人、某尼。」賓客名字，一一審識，「某廊下有小童某，牽一銅龜子馳戲。」濤亦審其諦實，皆書於編上，荏苒所載，已是數幅。相顧笑語，即將昏暝，濤因指薛芸香姬者，謂叟曰：「此人如何？」對曰：「極好，三千里外亦得好官。」濤初隨語書事，心志銳信，及聞此姬亦有好官，訝其疏誕，意亦中怠矣。時濤表弟杜孺休給事刺湖州，寄箬下酒一壺，可五斗。因問叟：「頗好酒否？」叟忻然為請。即以銀盂授之，令自酌飲。頃之酒盡，已昏晦矣，遂以銀盂枕首而睡。時蚊蚋盛，無有近叟者。及旦失叟，唯銀盂在焉。方驚問訪求，莫知所止。人或云：「此即曹休博士也。」曹休，魏之宗室，仕晉為史官，齊梁間或處朝列，得神仙之道。多遊江湖間，往來賈販，常拯救人，以陰功及物。人多有見之，受其遺者。濤自後授泗州防禦使、歙州刺史，佐淮南吳王楊公行密為副使，相國尋亦北歸，薛校書佐江西賓幕，知袁州軍務。值用軍之際，挈家之閩，至一小邑，姬者俄以疾終。山中無求器之所，托一村翁，輟其壽棺而瘞。斯棺裝漆金彩，頗甚珍華。既瘞之後，方驗「得好棺」之言。及京宅是日賓客，小童牽銅龜遊戲之事，無不驗者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三、《吳郡志》卷四）

維楊十友

維楊十友者，皆家產粗豐，守分知足，不幹祿位，不貪貨財，慕玄知道者也。相約為友，若兄弟焉。時海內大安，民人胥悅，遽以酒食為娛，自樂其志。始於一家，周於十室，率以為常。忽有一老叟，衣服滓弊，氣貌羸弱，似貧窶不足之士也，亦著麻衣，預十人末，以造其會。眾既適情，亦皆憫之，不加斥逐，醉飽自去，莫知所之。一旦言於眾曰：「餘為困之士也，幸眾人許陪坐末，不能為責。今十人置宴，皆得預之，席既周畢，亦願力為一會，以答厚恩。」約以他日，願得同往。至期，十友如其言，相率以待。淩晨，貧叟果至，相引徐步，詣東塘郊外，不覺為遠。草莽中茆屋兩三間，傾側欲摧。引入其下，有丐者數輩在焉，皆是蓬髮鶉衣，形狀穢陋。叟至，丐者相顧而起，牆立以俟其命。叟令掃除舍下，陳列蘧蒢，布以菅席，相邀環坐。日既旰矣，咸有饑色。久之，各以醯鹽竹箸，置於客前。逡巡，數輩共舉一巨板，如案，長四五尺，設於席中，以油帕幕之。十友相顧，謂必濟饑，甚以為喜。既撤油帕，氣熅々然，尚未可辨。久而視之，乃是蒸一童兒，可十數歲，已糜爛矣，耳目手足半已墜落。叟揖讓勸勉，使眾就食。眾深嫌之，

多托以飫飽，亦有忽恚逃去，都無肯食者。叟縱意餐啖，似有盈味，食之不盡，即命諸丐擎去，令盡食之。因謂諸人曰：「此所食者，千歲人參也，頗甚難求，不可一遇。吾得此物，感諸公延遇之恩，聊欲相報。且食之者，白日升天，身為上仙。眾既不食，其命也夫。」眾驚異，悔謝未及。叟促問諸丐，令食訖即來。俄而丐者化為青童玉女，幡蓋導從，與叟一時升天。十友刳心追求，更莫能見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五三）

張鎬妻

張鎬，南陽人也。少為業勤苦，隱王房山，未嘗釋卷。山下有酒家，鎬執卷詣之，飲二三杯而歸。一日，見美婦人在酒家，揖之與語，命以同飲。欣然無拒色，詞旨明辨，容狀佳麗。既晚告去，鎬深念之，通夕不寐。未明，復往伺之，已在酒家矣。復召與飲，微詞調之，婦人曰：「君非常人，願有所托，能終身，即所願也。」鎬許諾，與之歸。山居十年，而鎬勤於墳典，意漸疏薄，時或忽恚。婦人曰：「君情若此，我不可久住，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，即足矣。」鎬未測所用，力求以授之。婦以鯉魚脂投井中，身亦隨下。須臾，乘一鯉，自井躍出，淩空欲去，謂鎬曰：「吾比待子立功立事，同升太清。今既如斯，固子之薄福也。他日守位不終，悔亦何及。」鎬拜謝悔過。於是乘魚升天而去。鎬後出山，歷官位至宰輔，為河南都統，常心念不終之言，每自咎責。後貶辰州司戶，復徵，用薨，時年方六十。每話於賓友，終身為恨矣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六四）

張士平

唐壽州刺史張士平，中年以來，夫婦俱患瞽疾，歷求方術，不能致。遂退居別墅，杜門自責，唯禱醮星辰，以祈神之佑。年久，家業漸虛，精誠不退。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，有書生詣門請謁。家人曰：「主公夫婦抱疾，不接賓客久矣。」書生曰：「吾雖書生，亦攻醫術。聞使君有疾，故來此耳。」家人入白士平，士平忻然曰：「久病不接賓客，脫有方藥，願垂相救。」書生曰：「但一見使君，自有良藥。」士平聞之，扶疾相見。謂使君曰：「此疾不假藥餌。明日倩丁夫十人，鍬鍤之屬，為開一井，眼當自然立愈。」如其言而備焉。書生即選勝地，自晨穿井，至夕見水，士平眼疾頓輕。及得新水洗目，即時明淨，平復如初。十年之疾，一旦豁然。夫妻感而謝之，厚遺金帛。書生曰：「吾非世間人，太白星官也。以子抱疾數年，不忘於道，精心禱醮，上感星辰，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術，以祛重疾，答子修奉之心。金帛之遺，非吾所要也。」因留此法，令轉教世人，以救疾苦，用增陰德。其要以子午之年，五月戊酉、十一月卯辰為吉；醜未之年，六月戊亥、十一月辰巳；寅申之年，七月亥子、正月巳午；卯酉之年，八月子醜、

二月午未；辰戌之年，九月申未、三月寅醜；已亥之年，十月申酉、四月寅卯。取其方位、年月、日時，即為福地，浚井及泉，必有良效矣。士平再拜受之。言訖，升天而去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七五）

崔言

崔言者，隸職於左親騎軍。一旦得疾而目昏暗，咫尺不辨人物，眉髮自落，鼻梁崩倒，肌膚生瘡如疥。皆目為惡疾，勢不可救。因為駱穀子午歸寨使，遇一道流自穀中出，不言姓名，受其方曰：「皂莢刺采一二升，燒之為灰，大黃九蒸九曝，杵之為末，食上，濃煎大黃湯，以末匕調而服之。旬日，鬚髮再生，肌膚充潤，所疾頓愈，眼明倍於尋常。道流傳此方訖，卻入山去，不知所之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七五）

釋玄照

釋玄照修道於嵩山白鵲穀，操行精慤，冠於緇流。常願講《法華經》千遍，以利於人。既講於山中，雖冱寒酷熱，山林險邃，而來者恒滿講席焉。時有三叟，眉鬚皓白，容狀瑰異，虔心諦聽。如此累日，玄照異之。忽一旦，震謁玄照曰：「弟子龍也，各有所任，亦頗勞苦，已歷數千百年矣。得聞法力，無以為報，或長老指使，願效微力。」玄照曰：「今愆陽經時，國內荒饉，可致甘澤，以救生靈，即貧道所願也。」三叟曰：「召雲致雨，固是細事，但雨禁絕重，不奉命擅行，誅責非細，身首為憂也。試說一計，庶幾可矣，長老能行之乎？」玄照曰：「願聞其說。」三叟曰：「少室山孫思邈處士，道高德重，必能脫弟子之禍，則雨可立致矣。」玄照曰：「貧道知孫處士之在山也，而不知其所行，又何若此邪？」三叟曰：「孫公之仁，不可診度，著《千金翼方》，惠利濟於萬代，名已籍於帝宮，誠為貴真也。如一言救庇，當保無恙。但長老先與之約，如其許諾，即便奉依。」即以拯護之方授於玄照。玄照詣思邈所居，懇誠祗謁，情禮甚謹。坐定久之，乃曰： 「處士以賢哲之度，濟拔為心。今者亢陽，寸苗不植，嗷嗷百姓，焦枯若此。仁哲之用，固在於今，幸一開恩，以救危歉。」思貌曰：「仆之無堪，遁棄山野，以何功力，濟於人也？苟有可施，固無所吝。」玄照曰：「貧道昨遇三龍，令其致雨。皆云不奉上帝之命，擅行雨者，誅罪非輕。唯處士德尊功大，救之則免。特布腹心，仰希裁度。」思邈曰：「但可施設，仆無所惜。」玄照曰： 「既雨之後，三龍避罪，投處士後沼中以隱。當有異人捕之，處士喻而遣之，必得釋罪矣。」思邈許之。玄照歸，見三叟於道左，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。三叟約： 「一日一夜，千里雨足。」於是如期泛灑，澤甚廣被。翌日，玄照來謁思邈，對語之際，有一人骨狀殊異，徑往後沼之畔，喑啞叱吒。

斯須，水結為水，俄有三獺，二蒼一白，自池而出，此人以赤索係之，將欲挈去。思邈召而謂曰：「三物之罪，死無以贖。然昨者擅命，是鄙夫之意也，幸望脫之。兼以此誠上達，恕其重責也。」此人受教，登時便解而釋之，攜索而去。有頃，三叟致謝思邈，願有所酬。孫曰：「吾山谷之中，無所用者，不須為報。」回詣玄照，願陳力致效。玄照曰： 「山中一食一衲，此外無闕，不須酬也。」三叟再為請，玄照因言：「前山當路，不便往來，卻之可否？」三叟曰：「固是小事耳，但勿以風雷為責，即可為之。」 是夕，雷霆震擊，及曉開霽，寺前豁然，數里如掌。三叟復來，告謝而去。思邈至道，不求其報，尤為奇特矣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二）

蒲中多大棗

蒲中多大棗，天下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。（《白孔六帖》卷九九）

周生

周生，大和中，廬於洞庭山，以道術濟人，吳楚敬之。後出遊廣陵佛寺，有三四客偕來。時八月望，霽月澄瑩，生自言曰：「某學於師，能挈月，致之懷袂。」或疑其誕，或喜其奇。生命虛一室，翳四垣，使無纖隙，取箸數百，呼童僮以繩聯續架之，曰：「我將此梯取月去。」乃閉戶久之。數客步庭中伺焉。忽覺天地曛晦，聞生呼曰：「某至。」開室視之，生曰：「月在某衣中，諸君試觀。」舉其袖，出月寸許，一室通明，寒入肌骨。客再拜謝之，卻閉戶。其外尚晦，食頃如初。（《吳郡志》卷四十）

范蠡

范村山者，乾符中，吳人胡六子聚徒海中，一旦暴風，矶纜斷，諸舟散失，獨所乘舟，泊一山島下。登岸尋食，漸見村落。遂戒約徒伴曰：「風波如此，幸不傾沒。雖數日絕食，若見居人，隻可博糴糧食，輒不得擾人。」言訖縱步，見居人，乃問其地。其人曰：「範村也。」皆禮貌相接，人物情義，與中國同。引上高山，十餘里花木夾路，風景清虛，宮室華麗。謁見一人，侍衛甚眾，年可八十餘，號為山長。升階，延坐曰：「餘越相范蠡也，居此年深，子孫相承，已數十世。山下皆吾子孫，子孫生死，與世人同，獨餘得道長生。以子遠來，不相驚擾，即以回風相送，卻歸中國。」乃告別下山，眾人各助以糧食。既及船中，便風俄起，頃刻歸達西岸。六子自歎幸，獨不知范蠡為何人，話於有識者，方知其仙。六子後為高駢六合鎮將。（《吳郡志》卷四十）